

復興高級
中學

國

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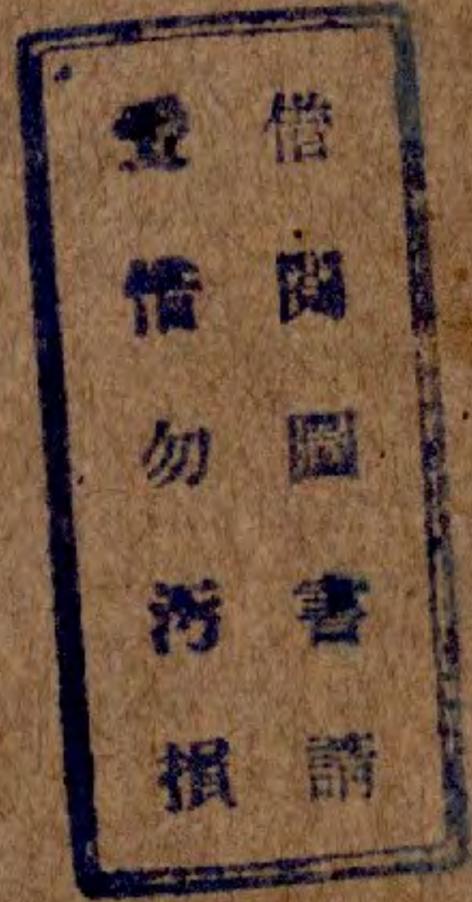
課

本

第二册

何炳松
孫俚工
編著

商務印書館發行



不

~~#428/2194~~

#428 10182
2124

V. 2

A.S.L. 16

公用書
愛惜使用

802.85

空軍軍官學校圖書館
2724
類號 807/2194

復興
中興
高級

國

文
課

本

第二册

何炳松
孫俚工
編著

商務印書館發行

空軍軍官學校圖書館

登帳號 2724

類號 802.85 / 2194

#428
2194
v.2

財賦
與中
高第

財賦
與中
高第



財賦與中高第

財賦與中高第

財賦與中高第

財賦與中高第

高級中學

國文課本第二冊

目錄

借閱圖書請
愛惜勿污損

一	說用	曾鞏	一
二	原法	黃宗羲	二
三	原性	韓愈	五
四	畫原	宋濂	八
第一學程 教學舉要 作法——說明			
五	非鞅	桓寬	一三
六	典論論文	曹丕	一八
七	爭臣論	韓愈	二一
八	管仲論	蘇洵	二五

目錄

一

10182

第二學程 教學舉要 作法——文法動詞(一)

九 陳太邱碑……………蔡邕……………二九

一〇 平淮西碑 并序……………韓愈……………三二

一一 重修夏津縣關帝廟碑記……………朱仕琇……………三八

一二 贈大將軍鄒容墓表……………章炳麟……………四一

第三學程 教學舉要 作法——碑誌

一三 五箴 并序……………韓愈……………四六

一四 座右銘 外頌贊二篇……………崔瑗等……………四八

一五 弔屈原文 外祭古冢文 并序……………賈誼等……………五二

一六 祭柳子厚文 外蘇明允哀詞……………韓愈等……………五五

第四學程 教學舉要 作法——箴銘弔祭

一七 西門行 外雙白鶴 飲馬長城窟行……………樂府古辭……………六一

8723
V.2

一八 飲馬長城窟行 外苦寒行 名都篇……………陳琳等……………六三

一九 老將行 外織女詞 王昭君歌……………王維等……………六五

二〇 筌篋引 外征婦怨 出塞曲……………王昌齡等……………六八

第五學程 教學舉要作法——樂府

一一 復讎解……………王安石……………七一

一二 釋左傳……………魏禧……………七三

一三 制科取士之法攷……………劉子壯……………七七

一四 雜說……………魏際瑞……………八一

第六學程 教學舉要作法——文法動詞(二)

二五 信陵君救趙論……………唐順之……………八五

二六 焚書辨……………劉大櫟……………八九

二七 廣絕交論……………劉峻……………九二



二八 答客難……………東方朔……………九八

第七學程 教學舉要 作法——議論

二九 虞美人 女冠子 漁家傲 桂枝香……………後主李煜等……………一〇三

三〇 婆羅門令 水頭歌調 破陣子 清平樂 夜遊宮……………柳永等……………一〇五

三一 登樓賦……………王粲……………一〇八

三二 阿房宮賦……………杜牧……………一一〇

第八學程 教學舉要 作法——詞賦

三三 上安州裴長史書……………李白……………一一三

三四 答魏太子牋……………吳質……………一一七

三五 謝滕王賚馬啟 外謝王司封啓 與蘇先生簡……………庾信等……………一一八

三六 貽諸弟砥石命……………舒元興……………一二一

高級中學 國文課本第一冊

一 說明

曾鞏①

物有根而殖，柯葉而茂；芽若穗而實，翼而天飛，足而陸走；喙而鳴，息而食，嚙者，其形類多矣。非有主於虛空以蕃而息之者歟？吾觀其用亦密矣。彼使之水而濡，火而焚，雷而動，風霆而鳴，霜雪而悴，雨露而滋，碩，則世得而知之矣。若其裁之爲形，散之爲聲，充之爲氣，始終之爲死生，則非水也，火也，雷也，風霆也，霜雪也，雨露也，所能使爲之也。世固不可測其所以爲也。然而萬物相得以生，是則其用非密耶！

今夫羣而居，縫而衣，燧而食，築池石構竹木而廬者，其嗜慾衆矣。非有制而一之者，則其爭滋不息，吾觀其用也密矣。彼立之君臣父子夫婦兄弟之序，爲之衣食日用之物，節之以儀，通之以聲，習之以言，束縛之以刑，則世皆得而知之矣。若其擾

之使相親，和之使相悅，厚之使相讓，以不爭，結之使樂，出其死而不顧其私，遷之使去於利而就於誼，則非序也。物也，儀也，聲也，氣也，言也，形也，所能使爲之也。世固不測其所以爲也。然而萬民相得以治，是則其用亦非密耶！

吾有以而知之矣，生而死萬物者，陰之與陽也。運於內而莫顯於外，不可得而窮其妙也。世以水火風雷雪霜雨露而求之者，妄也。親而善萬人者，仁與義也。興於上而陰被於下，馴於其心而不可彊，通於其耳目不可得而識其微也。世之侈於儀，繁於聲者，執於器，據於文字，以力驅而法縛者之求之也愈妄。

易曰：陰陽不測之謂神，又曰：顯諸仁，藏諸用，善播萬物，善教萬民者爲之也。

注 ①曾鞏，宋人，字子固，少警敏，援筆成文，歐陽修一見奇之。登嘉祐進士。鞏性孝友，爲文原本

六經，斟酌於司馬遷，韓愈。一時作者莫能過。學者稱南豐先生，有元豐類稿。

原法

黃宗羲 ①

三代以上有法，三代以下無法。何以言之？二帝三王，知天下之不可無養也，爲之授田以耕之；知天下之不可無衣也，爲之授地以桑麻之；知天下之不可無教也，爲之學校以興之；爲之婚姻之禮以防其淫，爲之卒乘之賦以防其亂——此三代以上之法也，固未嘗爲一己而立也。

後之人主，旣得天下，唯恐其祚命之不長也，子孫之不能保有也，思患於未然以爲之法；然則其所謂法者，一家之法，而非天下之法也。是故秦變封建而爲郡縣，以郡縣得私於我也；漢建庶孽，以其可以藩屏於我也；宋解方鎮之兵，以方鎮之不利於我也——此其法，何曾有一毫爲天下之心哉，而亦可謂之法乎？

三代之法，藏天下於天下者也；山澤之利，不必其盡取；刑賞之權，不疑其旁落；貴不在朝廷也，賤不在草莽也。在後世方議其法之疏，而天下之人不見上之可欲，不見下之可惡，法愈疏而亂愈不作——所謂無法之法也。

後世之法，藏天下於筐篋者也；利不欲其遺於下，福必欲其斂於上；用一人焉，

則疑其自私，而又用一人以制其私；行一事焉，則慮其可欺，而又設一事以防其欺。天下之人共知其筐篋之所在，吾亦鯁鯁然日唯筐篋之是虞，故其法不得不密；法愈密而天下之亂即生於法之中——所謂非法之法也。

論者謂一代之法，子孫以法祖爲孝。夫非法之法，前王不勝其利欲之私以創之，後王或不勝其利欲之私以壞之。壞之者固足以害天下，其創之者亦未始非害天下者也。乃必欲周旋於此膠彼漆之中，以博憲章之餘名，此俗儒之剿說也。

即論者謂天下之治亂，不繫於法之存亡。夫古今之變，至秦而一盡，至元而又一盡。經此二盡之後，古聖王之所惻隱愛人而經營者，蕩然無具；苟非爲之遠思深覽，一一通變，以復井田、封建、學校、卒乘之舊，雖小小更革，生民之戚戚，終無已時也。即論者謂有治人，無治法；吾以謂有治法而後有治人。自非法之法，桎梏天下人之手足，即有能治之人，終不勝其牽挽嫌疑之顧盼；有所設施，亦就其分之所得，

安於苟簡，而不能有度外之功名。使先王之法而在，莫不有法外之意，存乎其間。其人是也，則可以無不行之意；其人非也，亦不至深刻羅網，反害天下。故曰有治法而後有治人。

注

①黃宗羲清人，字太冲，號梨洲。其學主先窮經，而求事實於史，以濂洛之統，綜會諸家，從游日衆。康熙中舉鴻博，薦修明史，力辭不仕。詔取所著書宣付史館，史局大案，必咨之。有南雷文定，宋元明儒學案等書數十種。學者稱南雷先生。

三 原性

韓愈①

性也者，與生俱生也；情也者，接於物而生也。性之品有二，而其所以爲性者五；情之品有三，而其所以爲情者七。

曰：『何也？』曰：『性之品有上，中，下，三；上焉者，善焉而已矣；中焉者，可導而上下也；下焉者，惡焉而已矣。其所以爲性者五：曰仁，曰禮，曰信，曰義，曰智。上焉者之於

五也，主於一而行於四；中焉者之於五也，一不少有焉則少反焉，其於四也混；下焉者之於五也，反於一而悖於四。性之於情視其品：情之品有上、中、下三，其所以爲情者七：曰喜，曰怒，曰哀，曰懼，曰愛，曰惡，曰欲。上焉者之於七也，動而處其中；中焉者之於七也，有所甚，有所亡，然而求合其中者也；下焉者之於七也，亡與甚，直情而行者也。情之於性視其品：孟子之言性曰：「人之性善；」荀子之言性曰：「人之性惡；」揚子之言性曰：「人之性善惡混；」夫始善而進惡，與始惡而進善，與始也混而今也善惡，皆舉其中而遺其上下者也，得其一而失其二者也。叔魚^㊸之生也，其母視之，知其必以賄死；楊食我^㊹之生也，叔向之母聞其號也，知必滅其宗；越椒之生也，子文以爲大戚，知若敖氏之鬼不食^㊺也；人之性果善乎？后稷^㊻之生也，其母無災，其始匍匐也則岐岐然，疑疑然；文王^㊼之在母也，母不憂，旣生也，傅不勤，旣學也，師不煩；人之性果惡乎？堯之朱，舜之均，文王之管蔡，習非不善也，而卒爲姦；瞽叟之舜，鯀之禹，習非不惡也，而卒爲聖人；人之性善惡果混乎？故曰：三子之言性也，舉其中

而遺其上下者也，得其一而失其二者也。』

曰：『然則性之上下者其終不可移乎？』曰：『上之性就學而愈明，下之性畏

威而寡罪，是故上者可教而下者可制也，其品則孔子謂不移也。』

曰：『今之言性者異於此，何也？』曰：『今之言者，雜佛老而言也；雜佛老而言也者，奚言而不異？』

注

①韓愈，見前第一冊九篇註（①）

②叔魚，國語叔魚生，其母視之曰，是虎目而豕喙，鳶肩

而牛腹，谿壑可盈，是不可饜，必以賄死。

③楊食我春秋晉人，羊舌肸子。字伯石。楊爲肸封邑，食我黨

於祁盈而助亂，爲晉所殺。族滅。

④宣四年左氏楚司馬子良生子越椒，子文曰：必殺之。是子也。熊虎

之狀，而豺狼之聲，弗殺必滅。若敖氏矣。子良不可，子文以爲大戚，曰：鬼猶求食，若敖氏之鬼不其餒而。

⑤后稷周始祖。母姜嫄踐巨人之跡而有娠，生子以爲不祥，初欲棄之，因名棄。堯時爲農師，舜時爲

后稷，因亦稱棄爲后稷。十五傳而至武王，遂有天下。

⑥文王周武王父，名昌。本爲殷之諸侯。當紂之

時，國於岐山之下，施行仁政，天下諸侯多歸之。爲崇侯虎所讒，紂囚之於羑里。散宜生以美女珍寶奉

紂，紂釋之。使專征伐，爲西方諸侯之長。曰西伯。遷都於豐，遂有天下三分之二。⑤論語陽貨篇子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惟上智與下愚不移。

四 畫原

宋 濂①

史皇與倉頡②，皆古聖人也。倉頡造書，史皇制畫，書與畫非異道也。其初一致也。

天地初開，萬物化生，自色自形，總總林林，莫得而名也。雖天地亦不知其所以名也。有聖人者出，正名萬物，高者謂何，卑者謂何，動者謂何，植者謂何，然後可得而知之也。於是上而日月風霆雨露霜雪之形，下而河海山嶽草木鳥獸之著，中而人事離合物理盈虛之分，神而變之，化而宜之，固已達民用而盡物情；然而非書則無記載，非畫則無彰施，斯二者其亦殊途而同歸乎！吾故曰，書與畫非異道也，其初一致也。

且書以代結繩，功信偉矣。至於辨章服之有制，畫衣冠以示警，飭車輅之等威，表旃旒之後先，所以彌綸其治具，匡贊其政原者，又烏可以廢之哉！畫繪之事，統於冬官，^③而春官外^④史，專掌書令，其意可見矣。況六書^⑤首之以象形，象形乃繪事之權輿。形不能盡象，而後諧之以聲；聲不能盡諧，而後會之以意；意不能以盡會，而後指之以事；事不能以盡指，而後轉注假借之法興焉。書者所以濟畫之不足者也。使畫可盡，則無事乎書矣。吾故曰：書與畫非異道也，其初一致也。

古之善繪者，或畫詩，或圖孝經，或貌爾雅，或像論語，暨春秋，或著易象，皆附經而行，猶未失其初也。下逮漢魏晉梁之間，講學之有圖，問禮之有圖，烈女仁智之有圖，致使圖史並傳，助名教而翼羣倫，亦有可觀者焉。世道日降，人心寢不古若，往往溺志於車馬士女之華，怡神於花鳥蟲魚之麗，游情於山林水石之幽，而古之意益衰矣。是故顧陸^⑥以來，是一變也。閻吳^⑦之後，又一變也。至於關李范^⑧三家者出，又一變也。譬之學書者，古籀篆隸之茫昧，而惟俗書之姿媚者是耽，是玩，豈其初意

之使然哉。

雖然，非有卓然拔俗之姿，亦未易言此也。

南徐徐君景暘工書史，善吟古今詩，信爲才丈夫也。旁通繪事，一時賢公卿皆與之遊，名稱籍甚。有薦於朝者，景暘以母老不仕，予尤愛景暘者，於其別去，故作畫原以贈焉。嗚呼，易有之：『聖人有以見天下之賾，而擬諸形容，象其物宜，是故謂之象。』然象之事，又有包乎陰陽之妙理者，誠可謂至重矣。景暘其亦知所重乎哉！

注

①宋濂，明浦江人，字景濂，元至正中薦授翰林院編修，以親老辭不赴。隱東明山著書，歷十

餘年。博及羣書，孜孜聖學，爲文醇深演迤，與古作者並。一代禮樂制作，多所裁定。有宋學士全集，龍門子，浦陽人物記，篤海類編。

②史皇爲黃帝之臣，始造畫。倉頡古之始造文字者。

③冬官，見周禮冬

官考工記。

④春官，周禮春官宗伯下，外史掌書外令，掌四方之志，掌三皇五帝之書。

⑤六書，說文

序周禮保氏教國子，先以六書，卽一、指事，二、象形，三、形聲，四、會意，五、轉注，六、假借。

⑥顧陸，顧愷之字

長康，小字虎頭，晉，無錫人。擅丹青，妙如春蠶吐絲，每畫人成，或數年不點睛。人問之，答曰，傳神寫照，妙

正在阿堵中。俗傳三絕，謂其畫絕，癡絕，才絕也。有文集及啓矇集傳世。陸探微宋吳人。常在明帝左右。畫有六法，探微得備人物故實妙絕，得象人風骨之旨，兼善山水草木，有包前孕後，古今獨立之稱。

⑦閻吳。閻立本，唐人。擅丹青，好文學。嘗詔寫太宗真容，又寫秦府十八學士凌煙閣功臣等圖，悉輝映古今，時人稱譽。後輔政爲右相。有左相宣威沙漠，右相馳譽丹青之稱。吳道子唐人，東京陽翟人，明皇召入供奉，爲內教博士。寫蜀道山水，創體自爲一家。人物鬼神鳥獸臺閣草木，冠絕於世，爲百代畫聖。

⑧關李范。關同，梁長安人。山水從荆浩，木石出畢宏，筆愈簡而氣愈壯，景愈少而意愈長。深造古淡，如詩中淵明。李思訓，唐人所繪山水樹木，筆力遒勁，草木鳥獸，皆窮其態，時推第一。金碧輝映，爲一家法。後人着色，往往宗之。范寬，唐人。山水師李成荆浩，如行山陰道上，與關李並馳方駕。嘗自語曰：與其師於人者，未若師之物，與其師之物者，未若師之於心。乃卜居終南山太華，以其景著毫端。爲人風儀峭古，舉止疎野，嗜酒落魄，不拘於世。

第一學程 教學舉要

一、目的：本學程以授子說明文之體製及風格爲主旨。

二作法——說明。

(1) 說明文之源流，

說之體裁，濫觴於諸子百家，至漢魏之際，始以說明篇。曹植有鬻體說與說疫氣二篇，即其例證，其後至唐韓愈柳宗元等出，而說明文之爲用廣矣。

(2) 說明文之類別：

(A) 說——如韓愈之師說，雜說；柳宗元之天說，鵝說，朝日說，捕蛇者說，禮說，乘桴說，說車，謫龍說，罷說，觀八駿圖說；蘇洵之仲兄字文甫說，名二子說；蘇軾之剛說，雜說；王安石之夔說，鯨說，性說等即是。

(B) 解——如揚雄之解嘲，韓愈之獲麟解，進學解，王安石之復讐解，及宋儒各種經義之講解，均屬於是類。

(C) 釋——如蔡邕之釋誨，皇甫謐之釋勸，束皙之玄居釋，韓愈之釋言等均是。

(D) 原——如韓愈之原道，原性，原毀，原人，原鬼；王安石之原性，原教，原過等是。

(E) 其他尚有考及雜說等名目。可說是說明文之別格。

(參孫俔工譯中國文學通論上卷第四章。曹冕修辭學下篇第三章)

五 非鞅

桓 寬^①

大夫曰：『昔商君相秦也，內立法度，嚴刑罰，飭政教，姦僞無所容；外設百倍之利，收山澤之稅，國富民強，器械完飾，蓄積有餘，是以征敵伐國，攘地斥境，不賦百姓而師以贍，故用不竭而民不知，地盡西河而民不苦。鹽鐵之利，所以佐百姓之急，足軍旅之費，務蓄積以備乏絕，所給甚衆，有益於國，無害於人，百姓何苦爾，而文學何憂也？』

文學曰：『蓋文帝之時，無鹽鐵之利而民富，今有之而百姓困乏，未見利之所利也，而見其害也。且利不從天來，不從地出，一取之民間，謂之百倍，此計之失者也。無異於愚人反裘而負薪，愛其毛不知其皮盡^②也。夫李梅實多者來年爲之衰，新

穀熟者舊穀爲之虧，自天地不能兩盈，而況於人事乎？故利於彼者必耗於此，猶陰陽之不並曜，晝夜之有長短也。商鞅峭法長利，秦人不聊生，相與哭孝公；吳起長兵攻取，楚人搔動，相與泣悼王；其後楚日以危，秦日以弱。故利蓄而怨積，地廣而禍構；惡在利用不竭而民不知，地盡西河而人不苦也？今商鞅之册任於內，吳起之兵用於外，行者勤於路，居者匱於室，老母號泣，怨女歎息，文學雖欲無憂，其可得也！

大夫曰：「秦任商君，國以富強，其後卒并六國而成帝業，及二世之時，邪臣擅斷，公道不行，諸侯叛弛，宗廟隳亡。春秋曰：『未〔末〕言介〔介〕祭仲亡也〔矣〕。』夫善歌者使人續其聲，善作者使人紹其功；推車之蟬攫，負子之教也；周道之成，周公之力也。雖有裨諶之草創，無子產之潤色，有文武之規矩，而無周呂之鑿柄，則功業不成。今以趙高之亡秦而非商鞅，猶以崇虎亂殷而非伊尹也。」

文學曰：「善鑿者建周而不疲〔拔〕，善基者致高而不蹶。伊尹以堯舜之道爲殷國基，子孫紹位，百代不絕。商鞅以重刑峭法爲秦國基，故二世而奪。刑旣嚴峻矣，

又作爲相坐之法，造誹謗，增肉刑，百姓齋粟，不知所措手足也；賦斂旣煩數矣，又外禁山澤之原，內設百倍之利，民無所開說容言。崇利而簡義，高力而尙功，非不廣壤進地也；然猶人之病水，益水而疾深。知其爲秦開帝業，不知其爲秦致亡道也。狐〔弧〕刺之鑿，雖公輸子不能善其柄；畚土之基，雖良匠不能成其高；譬若秋蓬被霜，遭風則零落，雖有十子產如之何？故扁鵲不能肉白骨，微箕不能存亡國也。』

大夫曰：『言之非難，行之爲難；故賢者處實而効功，亦非徒陳空文而已。昔商君明於開塞之術，假當世之權，爲秦致利成業，是以戰勝攻取，并近滅遠，乘燕趙，陵齊楚，諸侯斂衽，西面而向風；其後蒙恬征胡，斥地千里，踰之河北，若壞朽折腐。何者？商君之遺謀備飾素循也。故舉而有利，動而有功。夫蓄積籌策，國家之所以強也。故弛廢而歸之民，未睹巨計而涉大道也。』

文學曰：『商鞅之開塞，非不行也。蒙恬卻胡千里，非無功也；威震天下，非不強也；諸侯隨風西面，非不從也；然而皆秦之所以亡也。商鞅以權數危秦國，蒙恬以得

千里亡秦社稷；此二子者，知利而不知害，知進而不知退，故果身死而衆敗，此所謂
攣胸^④之智，而愚人之計也。夫何大道之有？故曰：小人先合而後忤，初雖乘馬，卒必
泣血，^⑤此之謂也。」

大夫曰：『淑好之人，戚施之所妬也；賢知之士，鬪茸^⑥之所惡也，是以上官大
夫短屈原於頃襄公，伯寮愬子路於季孫。夫商君起布衣，自魏入秦，期年而相之，革
法明教而秦人大治，故兵動而割地，兵休而國富。孝公大悅，封之於商安之地方五
百里，功如丘山，名傳後世，世人不能爲，是以相與妬其能而疵其功也。』

文學曰：『君子進必以道，退不失義，高而勿矜，勞而不伐，位尊而行恭，功大而
理順，故俗不疾其能，而世不妬其業。今商鞅棄道而用權，廢德而任力，峭法盛刑，以
虐戾爲俗，欺舊交以爲功，刑公族以立威，無恩於百姓，無信於諸侯，人與之爲怨，家
與之爲讎，雖以獲功見封，猶食毒肉愉飽而罹其咎也。蘇秦合縱連橫，統理大國，業
非不大也；桀紂與堯舜並稱，至今不亡，名非不長也；然非者不足貴，故事不苟多，名

不苟傳也。』

大夫曰：『縞素不能自分於緇墨，賢聖不能自理於亂世，是以箕子執囚，比干被刑，伍員相闔閭以霸，夫差不道，流而殺之，樂毅信功於燕昭，而見疑於惠王，人臣盡節與徇名，遭世主之不用。大夫種輔翼越王，爲之深謀，卒擒強吳，據有東夷，終賜屬鏤而死。驕主背恩德，聽流說，不計其功故也，豈身之罪哉？』

文學曰：『比干破心，子胥鴟夷，非輕犯君以危身，強諫以干名也。憊怛之忠誠，心動於內，忘患之禍發於外，志在匡君救民，故身死而不怨。君子能行是不能禦非，雖在刑戮之中，非其罪也；是以比干死而殷人怨，子胥死而吳人恨。今秦怨毒商鞅之法，甚於私仇，故孝公卒之日，舉國而攻之，東西南北，莫可奔走，仰天而歎曰：『嗟乎！爲政之弊，至於斯極也！』卒車裂族夷，爲天下笑；斯人自殺，非人殺之也。』（鹽

鐵論）

注

①桓寬，漢汝南人，字次公，治公羊春秋，宣帝時舉爲郎。官至廬江太守丞。博通善屬文，推行

鹽鐵之議。著數萬言，後通稱鹽鐵論。

○雜事篇曰：魏文侯出游，見路人反裘而負芻。文侯問之，對曰：

臣愛其毛。文侯曰：若不知其裏盡而毛無所恃邪？明年東陽上計錢布十倍，大夫畢賀。文侯曰：此非所

以賀我也。譬無異夫路人反裘而負芻也。今吾田地不加廣，士民不加衆，而錢布十倍，必取之士大夫

也。○蟬攫。許慎曰：蟬匿車類也。○攣胸，攣，手足曲也。胸，脰曲也。○泣血。易曰：乘馬班如，泣血連

如，言小人處非其位，不可長也。○關茸。李善曰：關茸，猥賤也。呂忱字林曰：關茸，不肖也。

六 典論論文

曹丕

文人相輕，自古而然。

傅毅○之於班固，○伯仲之間耳，而固小之，與弟超書曰：『武仲以能屬文，爲

蘭臺令史。下筆不能自休。』夫人善於自見，而文非一體，鮮能備善，是以各以所長，

相輕所短。里語曰：『家有弊帚，享之千金。』斯不自見之患也。

今之文人，魯國孔融文舉，廣陵陳琳孔璋，山陽王粲仲宣，北海徐幹偉長，陳留

阮瑀、元瑜、汝南、應瑒、德璉、東平、劉楨、公幹，斯七子者，於學無所遺，於辭無所假，咸以自騁驥驟於千里，仰齊足而並馳，以此相服，亦良難矣。蓋君子審己以度人，故能免於斯累，而作論文。

王粲長於辭賦。徐幹時有齊氣，然粲之匹也。如粲之初征、登樓、槐賦、征思；幹之玄猿、漏卮、圓扇、橘賦，雖張蔡^④不過也。然於他文，未能稱是。琳、瑀之章表書記，今之雋也。應瑒和而不壯，劉楨壯而不密，孔融體氣高妙，有過人者，然不能持論，理不勝詞，以至乎雜以嘲戲，及其所善，揚、班^⑤儔也。常人貴遠賤近，向聲背實，又患闇於自見，謂己爲賢。

夫文本同而末異。蓋奏議宜雅，書論宜理，銘誄尙實，詩賦欲麗，此四科不同，故能之者偏也。惟通才能備其體，文以氣爲主，氣之清濁有體，不可力强而致，譬諸音樂，曲度雖均，節奏同檢，至於引氣不齊，巧拙有素，雖在父兄，不能以移子弟。

蓋文章經國之大業，不朽之盛事。年壽有時而盡，榮樂止乎其身，二者必至之

常期，未若文章之無窮。是以古之作者，寄身於翰墨；見意於篇籍，不假良史之辭，不託飛馳之勢，而聲名自傳於後。故西伯幽而演易，周旦顯而制禮，不以隱約而弗務，不以康樂而加思。

夫然，則古人賤尺璧而重寸陰，懼平時之過已，而人多不強力，貧賤則懾於飢寒；富貴則流於逸樂，遂營目前之務，而遺千載之功，日月逝於上，體貌衰於下，忽然與萬物遷化，斯志士之大痛也！

融等已逝，惟幹著論，成一家言。

注 ①曹丕，字子桓，曹操之子。漢靈帝中平四年生於譙，卒於黃初七年。建安十六年，爲五官中

郎將，副丞相。二十二年立爲魏太子。曹操死後，嗣位爲丞相魏王。於建安二十五年，奪漢祚，做皇帝。爲

文天資聰慧，下筆成文。典論一文，可算是評論文學底啓源。所爲詩賦，皆典雅可誦。②傅毅，後漢茂

陵人，字武仲，博學能文，以明帝求賢不篤，士多隱處，嘗作七激以諷。章帝以爲蘭臺令史，拜郎中。與班

固賈逵共典校書，文雅顯於朝廷。

③班固，後漢彪子，字孟堅。博貫載籍，明帝奇之，以爲郎。典校秘書。

續父所著漢書，積思二十餘年，至建初中乃成。當世甚重其書。帝會諸儒講論五經，作白虎通德論，帝令固撰集其事。後坐事死獄中。④張蔡，即張衡蔡邕。張衡後漢西鄂人，字平子。通五經，貫六藝。時天下承平日久，王侯以下，莫不踰侈。衡作二京賦以諷。精思博會，十年乃成。官拜尚書卒。有周易訓詁，遺文數十篇。蔡邕，後漢圉人。字伯喈，性至孝，三世同居。好詞章數術天文，妙操音律，善鼓琴，歷遷議郎。後董卓辟之，稱疾不就。卓怒，切勅州郡舉邕，邕不得已至。三日三遷。後拜左中郎將。卓誅邕，為司徒王允所讒，死獄中。有獨斷，蔡中郎集。⑤揚雄，漢成都人，字子雲，少好學，不為章句訓詁，博覽無所不見。為人簡易佚蕩，口吃不能劇談。好深湛之思。有太玄，法言，方言等書。

七 爭臣論①

韓愈②

或問諫議大夫陽城③於愈，可以為有道之士乎哉？學廣而聞多，不求聞於人也；行古人之道，居於晉之鄙；晉之鄙人，薰其德而善良者幾千人，大臣聞而薦之，天子以為諫議大夫，人皆以為華，陽子不色喜。居於位五年矣，視其德如在野，彼豈以

富貴移易其心哉。

愈應之曰：是易所謂恆其德貞，而夫子凶者也。惡得爲有道之士乎哉？在易蠱之上九云：『不事王侯，高尚其事。』蹇之六二，則曰：『王臣蹇蹇，匪躬之故。』夫亦以所居之時不一，而所蹈之德不同也。若蠱之上九，居無用之地，而致匪躬之節；以蹇之六二，在王臣之位，而高不事之心，則冒進之患生；曠官之刺興，志不可則，而尤不終無也！今陽子在位，不爲不久矣；聞天下之得失，不爲不熟矣；天子待之，不爲不加矣；而未嘗一言及於政，視政之得失，若越人視秦人之肥瘠，忽焉不加喜戚於其心；問其官，則曰諫議也。問其祿，則曰天下大夫之秩也。問其政，則曰我不知也。有道之士，固如是乎哉？

且吾聞之，有官守者，不得其職則去；有言責者，不得其言則去；今陽子以爲得其言乎哉？得其言而不言，與不得其言而不去，無一可者也。陽子將爲祿仕乎？古之人有云：仕不爲貧，而有時乎爲貧；謂祿仕者也，宜乎辭尊而居卑，辭富而居貧，若抱

關擊柝者可也。蓋孔子嘗爲委吏矣，嘗爲乘田矣，亦不敢曠其職；必曰會計當而已矣，必曰牛羊遂而已矣。^④若陽子之秩祿，不爲卑且貧，章章明矣，而如此，其可乎哉？或曰：否。非若此也。夫陽子惡訕上^⑤者，惡爲人臣招其君之^⑥過而以爲名者，故雖諫且議，使人不得而知焉。書曰：『爾有嘉謀嘉猷，則入告爾后於內，爾乃順之於外。』曰斯謀斯猷，惟我后之德；『夫陽子之用心，亦若此者。』

愈應之曰：若陽子之用心如此，滋所謂惑者矣！入則諫其君，出不使人知者，大臣宰相之事，非陽子之所宜行也。夫陽子本以布衣隱於蓬蒿之下，主上嘉其行誼，擢在此位，君以諫爲名，誠宜有以奉其職，使四方後代，知朝廷有直言骨鯁之臣，天子有不僭賞從諫如流之美；庶巖穴之士，聞而慕之，束帶結髮，願進於闕下而伸其辭說；致吾君於堯舜，熙鴻號於無窮也。若書所謂，則大臣宰相之事，非陽子之所宜行也。且陽子之心，將使君人者惡聞其過乎？是啓之也。

或曰：陽子之不求聞而人聞之，不求用而君用之；不得已而起，守其道而不變，

何子過之深也。愈曰：自古聖人賢士，皆非有求於聞用也；憫其時之不平，人之不父；得其道，不敢獨善其身，而必以兼濟天下也。孜孜矻矻，死而後已。故禹過家門不入，孔席不暇暖，而墨突不得黔，彼二聖一賢者，豈不知自安佚之爲樂哉？誠畏天命而悲人窮也。夫天授人以賢聖才能，豈使自有餘而已？誠欲以補其不足者也。耳目之於身也，耳司聞而目司見；聽其是非，視其險易，然後身得安焉。聖賢者，時人之耳目也；時人者，聖賢之身也。且陽子之不賢，則將役於賢以奉其上矣，若果賢，則固畏天命而閔人窮也，惡得以自暇逸乎哉！

或曰：吾聞君子不欲加諸人，而惡訐以爲直者，若吾子之論，直則直矣，無乃傷於德而費於辭乎？好盡言以招人過，國武子之所以見殺於齊^①也。吾子其亦聞乎？愈曰：君子居其位，則思死其官；未得位，則思修其辭以明其道；我將以明道也，非以爲直而加人也。且國武子不能得善人，而好盡言於亂國，是以見殺。傳曰：惟善人能受盡言，謂其聞而能改之也。子告我曰：陽子可以爲有道之士也，今雖不能及。

己，陽子將不得爲善人乎哉？

注 ①陽臣拜諫議大夫，聞得失熟，猶未肯言。愈作此論譏切之。 ②韓愈見第一冊第九篇注

(一) ③陽城，字亢宗，定州北平人。 ④見孟子萬章下。 ⑤論語陽貨篇：『惡居下流而訕上者。』

註訕，毀謗也。 ⑥招，舉也。 ⑦國武子。國語柯陵之會，單襄公見國武子，其言盡。襄公曰：立於淫亂之

間，而好盡言，以招人過，怨之本也。魯成公十八年，齊人殺武子。

八 管仲論

蘇洵①

管仲相桓公，霸諸侯，攘夷狄，終其身齊國富強，諸侯不敢叛。管仲死，豎刁、易牙、開方用，桓公薨於亂，五公子爭立，其禍蔓延，訖簡公，齊無寧歲。

夫功之成，非成於成之日，蓋必有所由起；禍之作，不作於作之日，亦必有所由兆。故齊之治也，吾不曰管仲，而曰鮑叔；及其亂也，吾不曰豎刁、易牙、開方，而曰管仲。何則？豎刁、易牙、開方三子，彼固亂人國者，顧其用之者桓公也。夫有舜而後知

放四凶，^①有仲尼而後知去少正卯；^②彼桓公何人也？顧其使桓公得用三子者，管仲也。

仲之疾也，公問之相。當是時也，吾意以仲且舉天下之賢者以對，而其言乃不過曰：『豎刁、易牙、開方三子，非人情不可近』而已。嗚呼！仲以爲桓公果能不用三子矣乎？仲與桓公處幾年矣，亦知桓公之爲人矣乎？桓公聲不絕於耳，色不絕於目，而非三子者，則無以遂其欲。彼其初之所以不用者，徒以有仲焉耳。一日無仲，則三子者，可以彈冠而相慶矣。

仲以爲將死之言，可以繫桓公之手足耶？夫齊國不患有三子，而患無仲；有仲則三子者三匹夫耳。不然，天下豈少三子之徒哉！雖桓公幸而聽仲，誅此三人，而其餘者，仲能悉數而去之耶？嗚呼，仲可謂不知本者矣！

因桓公之問，舉天下之賢者以自代，則仲雖死，而齊國未爲無仲也，夫何患三子者？不言可也。

五霸莫盛於桓、文，文公之才，不過桓公，其臣又皆不及仲，靈公之虐，不如孝公之寬厚。文公死，諸侯不敢叛晉，晉襲文公之餘威，猶得爲諸侯之盟主百餘年，何者？其君雖不肖，而尙有老成人焉。

桓公之薨也，一敗塗地，無惑也。彼獨特一管仲，而仲則死矣。夫天下未嘗無賢者，蓋有有臣而無君者矣。桓公在焉，而曰天下不復有管仲者，吾不信也。

仲之書，有記其將死，論鮑叔、賓胥無之爲人，且各疏其短，是其心以爲數子者，皆不足以託國，而又逆知其將死，則其書誕謾不足信也。

吾觀史鮪以不能進蘧伯玉而退彌子瑕，^④故有身後之諫。蕭何且死，舉曹參以自^⑤代。大臣之用心，固宜如此也。

夫國以一人興，以一人亡。賢者不悲其身之死，而憂其國之衰。故必復有賢者，而後可以死。彼管仲者，何以死哉？

注

①蘇洵，宋眉山人，字元允。通六經百家之說，下筆頃刻數千言。至和嘉祐間，與二子軾、轍同

至京師。歐陽修上其文權書衡論等二十二篇，士大夫爭傳之，除祕書省校書郎。與姚闢同修建隆以來禮書。爲太常因革禮一百卷。書成而卒。有嘉祐集。

②四凶，古之凶人，渾敦，窮奇，檮杌，饕餮也。「左傳」「流四凶族」言舜案其罪而流放之。

③少正卯，春秋魯大夫，亂政。孔子攝行相事，誅之。曰天下有大惡五：而盜竊不與焉，心逆而險，行僻而堅，言僞而辨，託醜而博，順非而澤，少正卯兼有之，不可不除。

④彌子瑕，春秋衛靈公之嬖大夫。衛國法竊駕君車者罪別。彌子瑕，母病，矯駕君車以出。公聞而賢之，曰：孝哉！又從游果園，食桃而甘，以半啖君。公曰：愛我哉！乃色衰愛弛，得罪於公。公曰：是故嘗矯駕吾車，又嘗啗我以餘桃，數其罪而黜之。

⑤見漢書本傳。

第一學程 教學舉要

一、目的：本學程以授予議論文之體裁風格爲主旨。

二、作法——文法動詞（一）

（1）內動：

（A）普通內動詞，

(B) 不完全內動詞

(甲) 是爲乃曰謂有……等是義諸字；

(乙) 非匪否不無微……等非義諸字；

(C) 關係內動詞：

(甲) 靜表「所在」「所居」「所止」

(乙) 動表「所過」「所往」「所至」

——此類動詞之用法，有帶介詞「於」字者，有省略介詞於字者。

(參章士釗中等國文典第四章第一節，楊樹達高等國文法第六章。)

九 陳太邱碑

蔡邕^①

先生諱實，字仲弓，潁川許^②人也。含元精之和，應期運之數，兼資九德，^③總修百行；^④於鄉黨則恂恂焉，彬彬焉，善誘善導，仁而愛人，使夫少長咸安懷之。其爲道

也，用行舍藏，進退可步，不徼訐以干時，^⑤不遷貳以臨下；^⑥四爲郡功曹，五辟豫州，六辟三府，再辟大將軍，宰聞喜半歲，太邱一年，德務中庸，教敦不肅，政以禮成，化行有謚。

會遭黨事，禁錮二十年，樂天知命，澹然自逸；交不諂上，愛不黷下；見幾而作，不俟終日。及文書赦宥，時年已七十，遂隱邱山，縣車告老，四門備禮，閑心靜居。大將軍何公，司徒袁公，前後招辟，使人曉喻，云欲特表，便可入踐常伯，超補三事，紆佩金紫，光國垂勳。先生曰：「絕望已久，飾巾待期而已！」皆遂不至。

宏農楊公，東海陳公，每在袞職，羣寮賀之，皆舉手曰：「潁川陳君，命世絕倫，大位未躋，慚於文仲竊位之負；^⑦」故時人高其德，重於公相之位也。

年八十有三，中平三年^⑧八月丙子，遭疾而終。臨沒顧命，留葬所卒。時服素棺，槨財周襯。喪事惟約，用過乎儉。羣公百寮，莫不咨嗟！巖藪知名，失聲揮涕！

大將軍弔祠，錫以嘉謚，曰：「徵士陳君，稟嶽瀆之精，苞靈曜之純，天不愍遺一

老，俾屏我主，梁崩哲萎，於時靡憲！』搢紳儒林，論德謀績，謚曰文範先生。傳曰：『郁乎文哉。』書曰：『洪範九疇，彝倫攸斂。』文爲德表，範爲士則，存誨沒號，不亦宜乎？

三公遣令史祭以中牢，刺史敬弔，太守南陽曹府君，命官作誄曰：『赫矣陳君，命世是生。含光醇德，爲士作程。資始旣正，守終有令；奉禮終沒，休矣清聲。』遣官屬掾史，前後赴會，刊石作銘，府丞與比縣會葬；荀慈明、韓元長等五百餘人，總麻設位，哀以送之；遠近會葬，干人已上。河南尹种府君臨郡，追歎功德，述祿高行，以爲遠近鮮能及之。重部大掾，以時成銘，斯可謂存榮沒哀，死而不朽者也！

乃作銘曰：

峨峨崇嶽，吐符降神；於皇先生，抱寶懷珍。如何昊穹，旣喪斯文。微言圯絕，來者曷聞！交交黃鳥，爰集於^⑨棘；命不可贖，哀何有極！

注

①蔡邕見前第六篇注（四）。

②許，今河南許昌縣。

③九德，書「亦行有九德。」謂寬

而栗，柔而立，愿而恭，亂而敬，擾而毅，直而溫，簡而廉，剛而塞，彊而義。④百行，「詩」士之耽兮。（箋）

士有百行。世說，許允婦是阮衛尉女，德如妹。奇醜。許謂之曰：婦有四德，卿有其幾？婦曰：新婦所乏惟容

耳！然士有百行，君有幾許？曰：皆備。婦曰：惟百行以德為首，君好色不好德，何謂皆備？許有慚色。⑤論

語陽貨篇：惡微以為知者，惡不孫以為勇者，惡訐以為直者。註：微，抄也。謂抄人之意，以為己有；訐，謂攻

發人之陰私。⑥論語雍也篇：孔子對哀公云：有顏回者，好學，不遷怒，不貳過。⑦文仲即臧孫辰。春

秋魯大夫。⑧中平三年即漢靈帝年號，西曆一八六年。⑨詩唐風黃鳥章：交交黃鳥，止於棘。註：交

交，小貌。黃鳥以時往來，得其所。人以壽命終，亦得其所。

一〇 平淮西碑

①并序

韓愈

天以唐克肖其德，聖子神孫，繼繼承承，於千萬年。敬戒不怠，全付所覆。四海九

州，罔有內外，悉主悉臣。高祖、太宗，既除既治；高宗、中睿，休養生息。至於玄宗，受報收

功，極熾而豐。物衆地大，孽牙其間。肅宗、代宗，德祖、順考，以勤以容。大憲適去，稂莠不

蕪。相臣將臣，文恬武嬉，習熟見聞，以爲當然。

睿聖文武皇帝，旣受羣臣朝，乃考圖數貢曰：『嗚呼！天旣全付予有家，今傳次在予，予不能事事，其何以見於郊廟？』羣臣震懾，奔走率職。明年平夏，^③又明年平蜀，^④又明年平江東，^⑤又明年平澤潞，遂定易定，^⑥致魏博，貝衛澶相，^⑦無不從志。皇帝曰：『不可究武，予其少息！』

九年，蔡將死，蔡人立其子元濟以請，不許，^⑧遂燒舞陽，犯葉、襄城，以動東郡，放兵四劫。皇帝歷問於朝。一二臣外，皆曰：『蔡帥之不廷授，於今五十年，傳三姓四，^⑨將其樹本堅，兵利卒頑，不與他等。因撫而有，順且無事。大官臆決唱聲，萬口和附，并爲一談，牢不可破。』皇帝曰：『惟天惟祖宗，所以付任予者，庶其在此，予何敢不力？况一二臣同，不爲無助。』曰：『光顏，^⑩汝爲陳、許帥，維是河東、魏博、郟陽三軍之在行者，汝皆將之。』曰：『重胤，^⑪汝故有河陽、懷，今益以汝，維是朔方、義成、陝、益、鳳翔、延、慶七軍之在行者，汝皆將之。』曰：『弘，^⑫汝以卒萬二千，屬而子公武往討之。』曰：『文通，^⑬汝守壽，維是宣

武、淮南、宣歙、浙西四軍之行於壽者，汝皆將之。曰：道古，^④汝其觀察鄂、岳。曰：愨，^⑤汝帥唐、鄧、隨，各以其兵進戰。曰：度，^⑥汝長御史，其往視師。曰：度，惟汝予同，汝遂相予，以賞罰用命，不用命。曰：弘，汝其以節都統諸軍。曰：守謙，^⑦汝出入左右，汝惟近臣，其往撫師。曰：度，汝其往衣服飲食予士，無寒無飢，以旣厥事，遂生蔡人。賜汝節斧，通天御帶，衛卒三百；凡茲廷臣，汝擇自從，惟其賢能，無憚大吏。庚申，予其臨門送汝。曰：御史，予閱士大夫戰甚苦，自今以往，非郊廟祠祀，其無用樂。

顏胤武合攻其北，大戰十六，得柵城、縣二十三，降人卒四萬。道古攻其東南，入戰，降萬三千。再入申，破其外城。文通戰其東，十餘遇，降萬二千。愨入其西，得賊將，輒釋不殺；用其策，戰比有功。十二年八月，丞相度至師，都統弘責戰益急，顏胤武合戰益用命。元濟盡并其衆，洄曲以備。十月，壬申，愨用所得賊將，自文城，因天大雪，疾馳百二十里，用夜半到蔡，破其門，取元濟以獻，盡得其屬人卒。辛巳，丞相度入蔡，以皇帝命赦其人。淮西平。大饗賚功。師還之日，因以其食賜蔡人。凡蔡卒三萬五千，其不

樂爲兵，願歸爲農者十九，悉縱之。斬元濟京師。

冊功弘加侍中；愬爲左僕射，帥山南東道；顏胤皆加司空；公武以散騎常侍帥鄜坊、丹延；道古進大夫；文通加散騎常侍；丞相度朝京師，道封晉國公，進階金紫光祿大夫，以舊官相；而以其副總爲工部尙書，領蔡任。

旣還奏，羣臣請紀聖功，被之金石，皇帝以命臣愈。臣愈再拜稽首而獻文曰：唐承天命，遂臣萬邦；孰居近土，襲盜以狂？往在玄宗，崇極而圯，河北悍驕，河南附起。四聖不宥，屬興師征；有不能克，益戍以兵。夫耕不食，婦織不裳；輸之以車，爲卒賜糧。外多失朝，曠不嶽狩，百隸怠官，事亡其舊。

帝時繼位，顧瞻咨嗟，惟予文武，孰恤予家？旣斬吳蜀，旋取山東。魏將首義，六州降從。淮蔡不順，自以爲強，提兵叫讙，欲事故常。始命討之，遂連姦鄰。陰遣刺客，來賊相臣。方戰未利，內驚京師。羣公上言，莫若惠來。帝爲不聞，與神爲謀，乃相同德，以訖天誅。

乃敕顏胤、武古、通咸統於弘，各奏汝功。三方分攻，五萬其師，大軍北乘，厥數倍之。常兵時曲，^①軍士蠢蠢，既翦陵雲，^②蔡卒大窘。勝之邵陵，郟城來降。自夏入秋，復屯相望。兵頓不勵，告功不時，帝哀征夫，命相往釐。士飽而歌，馬騰於槽，試之新城，賊遇敗逃。盡抽其有，聚以防我，西師躍入，道無留者。

額額蔡城，其疆千里，既入而有，莫不順俟。帝有恩言，相度來宣：「誅止其魁，釋其下人。」蔡之卒夫，投甲呼舞；蔡之婦女，迎門笑語。蔡人告飢，船粟往哺；蔡人告寒，賜以繪布。始時蔡人，禁不往來，今相從戲，里門夜開。始時蔡人，進戰退戮，今盱而起，左餐右粥。爲之擇人，以收餘憊，選吏賜牛，教而不稅。

蔡人有言：「始迷不知，今乃大覺，羞前之爲。」蔡人有言：「天子明聖，不順族誅，順保性命。汝不吾信，視此蔡方，孰爲不順，往斧其吭。凡叛有數，聲勢相倚，吾疆不支，汝弱奚恃？其告而長，而父而兄，奔走偕來，同我大平。」

淮蔡爲亂，天子伐之；既伐而飢，天子活之。始議伐蔡，卿士莫隨。既伐四年，小大

并疑。不赦不疑，由天子明。凡此蔡功，惟斷乃成。既定淮蔡，四夷畢來；遂開明堂，坐以治之。

注 ①據舊史元和十二年八月，宰臣裴度爲淮西宣慰處置使，兼彰義軍節度使，請公爲行軍司馬，淮蔡平。十二月隨度還朝，以功授刑部侍郎，仍詔撰平淮西碑。其詞多敍裴度事。時先入蔡州，擒吳元濟，李愬功第一。愬不平之，愬妻唐安公主，出入禁中，因訴碑詞不實。詔令磨之。命段文昌重撰，史所載如此。 ②韓愈見第一冊三十四篇注(一)。 ③永貞元年八月夏綏銀節度使留後李惠琳叛。元和元年三月，兵馬使張承全討斬之。 ④永貞元年八月劍南節度使，韋臯卒行軍司馬劉闢自稱留後，元和元年九月，東川節度使高崇文擒闢以獻。 ⑤元和二年十月，鎮海軍節度使李錡反，大將張子良執錡以獻。 ⑥元和五年十月，義成節度使張茂昭，以易定二州，歸於有司。 ⑦元和七年十月，魏博節度使田弘正以所管六州，歸於有司。 ⑧元和九年閏八月，彰義節度使吳少陽卒，其子元濟攝蔡州刺使，匿喪以病聞，自領軍務表請主兵，上不許。 ⑨廣德元年十月，以李忠臣爲淮西節度使也。貞元二年四月以陳奇。十月以吳少誠爲之。是爲三姓。大歷十四年三月，忠臣爲其將李希烈所

逐，自爲節度。忠臣希烈，少誠，少陽，是爲四將。①元和九年十月，以陳州刺使李光顏，爲忠武節度使。

忠武管陳許二州。②元和九年閏八月，以河陽節度使烏重胤，爲汝州刺史，充河陽懷汝節度使，徙

隸汝州。③元和十年九月，以宣武節度使韓弘，爲淮西諸軍都統。弘請使子公武以兵萬三千會蔡

下，歸財與糧，以濟諸軍。屬下或有集字，或在公武下，皆非是。④元和十年二月，以左金吾大將軍李

文通，爲壽州團練使。⑤元和十一年以黔州觀察使李道古，爲鄂岳觀察使。⑥元和十一年十二

月，以太子詹事李愬，爲唐鄧隨節度使。⑦謂度爲御史中丞，故云長。元和十年五月，上遣度詣行營

宣慰，察用兵形勢。⑧元和十一年十一月，上命知樞密梁守謙宣慰，因留監其軍。⑨四聖，卽肅宗

代宗德宗順宗。⑩元和十年六月，宰相武元衡入朝，東平李師道遣刺客暗中突出射之。⑪元和

十年五月，光顏大破賊黨於時曲。⑫元和十一年九月，光顏奏拔陵雲柵。

一一 重修夏津縣關帝廟碑記

朱仕琇

州縣關帝廟，著令歲三祭。令長主祭，祭費得於正賦報除，其儀視先師。略降，

在社稷二神之上；蓋社祭土，稷祭穀，民土著穀食以爲生，國家愛民；以其利斯二者，代之報功，其事重矣！而不先於二廟者，此唐韓子所謂功德固自有次第也。③

先師以布衣教萬世，作春秋，閔天下之無王；其有達王事者，則書而與之。帝丁漢衰盜起，羣臣多假兵柄爲亂，思竊神器，蓋其時如董氏袁氏曹氏，非一方之元戎，則公卿之世胄。旣而羣雄皆滅，惟孫曹二氏存，天下俱非漢有，帝猶擁昭烈，守荊州，距二氏之鋒，以存漢室；名績垂就，遽以身殉，不以盛衰變節，斯春秋之志也。

帝生平猶愛讀左氏春秋，當時稱萬人敵。其在荊州，議者比諸桓文獎周室，黥彭雄傑，名猶後焉！料其智勇，蓋非人臣之度矣。而帝獨戴支庶，崎嶇末運；中間嘗俘纍，恩柔禮誘，不少衰折，心不忘所事，猶計尺寸報之，義聲震天下。迨乎樊城之役，操議遷都，漢室幾振，而吳乃敗盟，帝以死勤事。帝旣沒，而曹氏始篡漢矣！

故帝雖起一匹夫，其身生死，係漢存亡。曹操智計殊絕，吞羣雄略盡，獨敬畏昭烈與帝。帝以龍虎變化之才，不圖南面之榮，守區區之義，折首覆宗，建千古奇節，以

伸浩然之氣，此傳所謂太上有立德者也！

昔唐韓子著伯夷頌，推其節，以爲窮天地，亘萬世；若帝之節，蓋亦稱其言者也。故自古人臣，雖後世極褒顯崇隆，無躋號爲帝者，神之靈爽，載在史冊。若楚項羽，漢城陽景王④著矣。然其崇奉不出一隅，或歲久神衰，人亦去之；未有歷千萬世，徧天下郡縣，列於祀典，用帝者儀，蔭及苗裔，與先師埒，如帝者也。蓋帝有項王之氣，景王之功，黥彭之才，桓文之望，而又貫以春秋之義，夷齊之節，兼資彙品，瓌瑋燁赫，其人旣古今殊絕，則其報之也亦宜。

夏津廟創明神宗年間，迄今百餘年，垣墻墜剝，桷瓦毀壞，春秋祭祀，無以嚴事；乾隆十六年，余來知縣事，旣三年，民安無事，歲頗連稔，因集紳士，謀重修之，皆踴躍勸輸，而又擇在城老成勤謹者若干人董其事，經始於乙亥之仲春，落成於仲冬，廟成大祭。周視殿庭，嚴翼巍煥，允稱神栖，余於是歎帝遺烈動人之深，而益以見此邦人之好義也。

既諸人來請書其事刻石，以告成功，因識帝之所以動古今者於前，并其成功歲月，若諸好義姓名，則附書於後云。

注 ①朱仕琇，清人字裴瞻，號梅崖，乾隆進士。嘗主講鼇峯書院。工古文，始學韓昌黎，其後更博

采秦漢以來諸家之長，醇古沖澹，自成一家。有梅崖居士集。

②先師指孔子。

③次第句。見韓愈處

州孔子廟碑。

④城陽景王，見漢書卷三十八高五王傳。

贈大將軍鄒容墓表

章炳麟①

君諱容，字蔚丹，四川巴人。父某，行商隴蜀間。君少慧，誦九經史記漢書皆上口。父以科甲期之；君弗欲，時熹彫刻，父怒，輒榜笞至流血，然愈愛重君。從成都呂翼文學，與人言，指天畫地，非堯舜，薄周孔無所避。翼文懼，擯之。父令就學日本，時年十七矣。與同學鈕永建規設中國協會未就。學二歲，陸軍學生監督姚甲有姦私事，君偕張繼等五人排闥入其邸中，榜頰數十，持剪刀斷其辮髮。張繼者，故嘗與善化秦力

山發議排君主立憲者也。事覺，潛歸上海，與章炳麟見於愛國學社。是時社生多習英吉利語，君調之曰：『諸君堪爲賈人耳。』社生皆怒，欲毆之。廣州大賈馮乙，故嘗入英吉利籍，方設國民議政廳於上海，招君。君詰乙曰：『若英吉利人，此一國民者，中國民耶？英吉利國民耶？』乙慙，事中寢。

君旣明習國史，學於翼文，復通曉經訓，說文部居。疾異族如仇讎，乃草革命軍以擯清；自念語過淺露，就炳麟求修飾。炳麟曰：『感恆民當如是。』序而刻之。炳麟亦自有駁康有爲書，與君書同意。時又有蘇報社者，以論議相應和，則長沙章士釗所爲也。君與士釗繼皆年少，獨炳麟差長，相得歡甚，約爲兄弟交，要以光復漢族事。會清遣江蘇候補道俞明震來檢察革命黨，君及炳麟皆就逮，繫上海租界獄。兩人日會聚說經，亦時時講佛典。炳麟授以因明入正理論，曰：『學此，可以解三年之憂矣。』時清政府自貶，與布衣訟，南洋大臣遣法官擔文來廷辯，兩造爭漢虜曲直於上海知縣前，聞者震詫。吏卒不能決，上其事外務部；外務部亦慙。明年，與外

國公使雜定之。兩人者皆罰作；而清尊嚴亦轉替。

君以少年爲獄囚，獄卒數侵之，心不能平；又啗麥麩飯不飽，益憤激，內熱，數有遺下。明年正月疾發，體溫溫不大熱，但欲寐。又懊懣，煩冤不能臥，夜半獨語罵人，比旦皆不省。炳麟知其病少陰也，念得中工進黃連、阿膠、雞子黃湯，病日已矣。則告獄卒長，請自爲持脈、疏湯藥，弗許。病四十日，二月二十九日夜半，卒於獄中，年二十一矣。詰朝日加已，炳麟往撫其尸，目不瞑。

初，獄之竟也，處炳麟三年囚，君二年囚。至是君程未滿財七十日，遽死。內外皆疑有他故。於是上海義士劉三收其骨，葬之華涇樹以碣，未封也。君旣卒，所著革命軍因大行，凡摹印二十有餘反。遠道不能致者，或以白金十兩購之，置籠中，雜衣履資，併以入，清關郵不能禁。卒賴其言爲光復道原。逾六年，武昌兵起。民國元年，臨時政府贈大將軍；四川軍府以禮招其魂歸，大總統孫公親拜遣焉。

劉三者，性方絜，寡交游，業爲君營葬，未嘗自伐，故君諸友不能知葬所。十一年

冬，炳麟始求得之。十三年春四月，與士釗繼等二十餘人祭於華涇。騰衝李根源議曰：『勛如鄒君，而墓無石刻，後世何觀焉？』與祭者皆起立。炳麟亡命日本時，已嘗爲君傳；及是稍增損其辭，以表於墓。

注 ①章炳麟，字太炎。清末時，鼓吹種族學說甚力，對於考證學，頗有研究。著有新方言，文始，國故論衡等。

第二學程 教學舉要

一、目的：本學程以授予碑誌之體裁及風格爲主旨。第九第十二兩篇，爲記人物之碑誌，第十篇爲記歷史事實之碑誌，第十一篇爲記神之碑誌。

二、作法——碑誌。

(1) 碑之字義：

碑，豎石也——說文。

碑，悲也，所以悲往事也，今宮室廟屋墓隧之碣鐫文於室皆曰碑；——初學記。

碑者披列事功而載之金石者也；碣者揭示操行而立之墓隧也——修辭鑑衡。

(2) 碑之源流：

創始於漢之蔡邕。南北朝之任昉沈約，周之庾信，皆以碑銘。至唐韓愈，宋歐陽修王安石出，而碑之體製，始蔚爲大觀。

(3) 碑之類別：

(A) 碑——有墓碑，頌碑，神道碑之別；

(B) 碣——有墓碣，碣頌之別；

(C) 表——有墓表，阡表，殯表，靈表，神道表之別；

(D) 誌——墓誌，壙誌，權厝誌，歸祔誌，遷祔誌等之別；

(E) 文——有碑文，誌文，蓋石文，墓版文，壙版文等之別；

(F) 銘——有碑銘，碣銘，墓銘，墓誌銘，墓磚銘，壙銘，壙誌銘，權厝銘等之別。

(4) 碑之作法：

曾國藩云：『墓銘或先敘世系而後銘功德，或先表其能而後及世系，或有誌無詩，或有詩無誌，皆韓公創法。』此雖專說墓銘，而碑誌之作法，亦略盡於此矣。

（參孫俚工中國文學通論上卷第四章第七項碑碣。）

二三 五箴（并序）

韓愈

人患不知其過。既知之，不能改，是無勇也。予生三十有八年，髮之短者日益白，齒之搖者日益脫，聰明不及於前時，道德日負於初心，其不至於君子而卒爲小人也昭昭矣。作五箴以訟其惡云。

游箴

予少之時，將求多能，蚤夜以孜孜；予今之時，既飽而嬉，蚤夜以無爲。嗚呼予乎！其無知乎？君子之棄，而小人之歸乎？

言箴

不知言之人，烏可與言；知言之人，默焉而其意已傳。幕中之辯，人反以汝爲叛；
⊖ 台中之評，人反以汝爲傾。⊖ 汝不懲邪！而嗷嗷以害其生邪！

行箴

行與義乖，言與法違；後雖無害，汝可以悔。行也無邪，言也無頗；死而不死，汝悔
而何。宜悔而休，汝惡曷瘳；宜休而悔，汝善安在。悔不可追，悔不可爲；思而斯得，汝則
弗思。

好惡箴

無善而好，不觀其道；無悖而惡，不詳其故。前之所好，今見其尤，從也爲比，捨也
爲讎。前之所惡，今見其臧，從也爲愧，捨也爲狂。維讎維比，維狂維愧；於身不祥，於德
不義。不義不祥，維惡之大；幾如是爲，而不顛沛。齒之尙少，庸有不思；今其老矣，不愼
胡爲？

知名箴

內不足者，急於人知；沛焉有餘，厥聞四馳。今日告汝，知名之法；勿病無聞，病其曄曄。昔者子路，惟恐有聞；赫然千載，德譽愈尊。矜汝文章，負汝言語；乘人不能，掩以自取。汝非其父，汝非其師，不請而教，誰云不欺。欺以賈憎，掩以謀怨；汝曾不寤，以及於難。小人在辱，亦克知悔；及其既寧，終莫能戒。既出汝心，又銘汝前，汝如不顧，辱則宜然。

注

①此謂佐董晉張建封於汴徐二州時。

②此謂爲監察御史坐論天旱人飢，出爲陽山令。

一四 座右銘

崔 瑗①

無道人之短，無說己之長；施人慎勿念，受施慎勿忘。世譽不足慕，唯仁爲紀綱；隱心②而後動，謗議庸何傷；無使名過實，③守愚聖所臧；④在涅貴不淄，⑤曖曖內含光；柔弱生之徒，⑥老氏誠剛強；行行鄙夫志，⑦悠悠故難量；慎言節飲食，知足勝不祥；行之苟有恒，久久自芬芳。

注 ①崔瑗，後漢人字子玉，早孤，銳志好學，從賈逵質正大義，遂明天官曆數，京房易傳。兄章爲

州人所殺，瑗手刃報仇，因亡命。後赦歸家，舉茂才，官至濟北相。瑗高於文辭，尤善文章，所著賦、碑、銘、箴

草書勢凡五十七篇。 ②劉熙孟子注曰：隱，度也。周易曰：君子安其身而後動，易其心而後語。呂氏春

秋曰：內反於心不慚，然後動也。 ③越絕書范子曰：名過實者滅，聖人不使名過實。 ④家語孔子曰：

聰明睿智，守之以愚；功被天下，守之不讓。 ⑤論語子曰：不曰堅乎，磨而不磷；不曰白乎，涅而不淄。

⑥晏子春秋仲尼曰：星之昭昭，不如月之曖曖。周易曰：含弘光大，品物咸亨。 ⑦行行，剛強貌。

趙充國頌 ①

揚雄 ②

明靈惟宣，戎有先零。 ③先零猖狂，侵漢西疆。 ④漢命虎臣，惟後將軍。整我六師，

⑤是討是震。既臨其域，諭以威德；有守矜功，謂之弗克。請奮其旅，于罕之姜； ⑥天子

命我，從之鮮陽。 ⑦營平守節，屢奏封章； ⑧料敵制勝，威謀靡亢。遂克西戎，還師于京；

⑨鬼方賓服，罔有不庭。昔周之宣，有方有虎；詩人歌功，乃列於雅。在漢中興，充國作

武；赳赳桓桓，亦紹厥後。

注 ①漢書曰：成帝時，西羌常有警，上思將帥之臣，追美充國。乃召黃門郎揚雄，即充國圖畫而

頌之。 ②揚雄，見前第六篇注（五） ③先零。漢書曰：諸羌先零，豪然先零，羌別號也。 ④漢書宣紀

曰：元鳳元年西羌反。 ⑤漢書曰：遣後將軍趙充國擊西羌。毛詩曰：整我六師，以脩我戎。又曰：徐方震

驚。 ⑥韋昭曰：罕，羌名也。蘇林曰：在金城南。武賢言：但擊罕羌，先零自降也。 ⑦應劭曰：宣帝使充國

共討罕并於鮮水陽。 ⑧漢書曰：充國封營平侯，屢奏封章，言屯田之便，不從武賢之策。 ⑨漢書曰：

充國奏言，凡斬首七千六百級，降者三萬一千二百，請罷屯兵，奏可，充國振旅而還。

史可法像贊①

姜兆熊②

嗚呼！先生！稟川嶽之正氣，吐日星之寒銜。值天崩而地裂，拚一死其何商？以此

盡一日之臣心，實以植萬古之綱常！

彼貪生畏死者，或覩顏於瞬息，亦終不免喪亡。獨不見夫纍纍荒城之遍乎曠

野與北邙。先生雖踵頂無存，而孤忠大節，蓋歷久而彌芳！

昔天寶^③之亂，以孤臣而保河北，有捨生取義之睢陽。^④炎興^⑤之際，以一旅而思興復，有殺身成仁之天祥。^⑥是皆振古之人傑，先生與之後先輝映而有光。

先生之名垂乎青緗，^⑦先生之神應歸帝鄉。余既讀遺文而慨嘆者，復瞻遺像而徬徨。其英靈之凜凜如生者，猶彷彿其在上面而在旁。

注

①史可法，明應元孫，字憲之，一字道鄰。舉崇禎進士。清兵至，自刎不死，爲清所執，不屈死。

②姜兆熊，明歸安人，字恂如，有樊川叢話。

③天寶，唐玄宗年號。

④睢陽，卽張巡，唐南陽人，博通羣

書，曉戰陣法，開元中擢進士第，出爲清河令。天寶中，安樂山反，巡起兵討賊，每戰輒克。拔衆至睢陽，與太守許遠合，賊將尹子琦合衆十萬來攻，巡厲士固守，日中二十戰，氣不衰。後因救兵不至，糧盡，被賊所執，不降，被害。

⑤炎興，蜀漢後主年號。（民國前一六四九）

⑥天祥卽文天祥。宋吉水人，理宗

時進士。官至江西安撫使。元兵入寇，天祥應詔勤王，受命使元軍。被執，遁入眞州。時端宗立於福州，拜天祥右相。募兵轉戰，力圖恢復。兵敗被執，不屈，作正氣歌以見志，遂就死。

⑦緗，帛。淺黃色。

一五 弔屈原文①

賈誼②

誼爲長沙王太傅，旣以謫去，意不自得。及渡湘水，爲賦以弔屈原。屈原楚賢臣也，被讒放逐，作離騷賦，其終篇曰：『已矣哉！國無人兮莫我知也。』遂自投汨羅而死。誼追傷之，因以自喻。其辭曰：

『恭承嘉惠兮，俟罪長沙。側聞屈原兮，自沈汨羅。造託湘流兮，敬弔先生。遭世罔極兮，乃殞厥身。嗚呼哀哉，逢時不祥！鸞鳳伏竄兮，鷗臯翱翔。闕茸尊顯兮，讒諛得志；賢聖逆曳兮，方正倒植。世謂隨夷③爲溷兮，謂跖蹻④爲廉；莫邪爲鈍兮，鉛刀爲銛。吁嗟默默，生之無故兮！斡棄周鼎，寶康瓠兮；騰駕罷牛，驂蹇驢兮；驥垂兩耳，服鹽車兮；章甫薦履，漸不可久兮。嗟苦先生，獨離此咎兮！訊曰已矣，國其莫我知兮，獨壹鬱其誰語？鳳漂漂其高逝兮，固自引而遠去。襲九淵之神龍兮，沕深潛以自珍。偃蠖獮以隱處兮，夫豈從蝦與蛭蟻？所貴聖人之神德兮，遠濁世而自藏；使騏驥可得係

而羈兮，豈云異夫犬羊般紛紛其離此尤兮，亦夫子之故也。歷九州而相其君兮，何必懷此都也。鳳凰翔於千仞兮，覽德輝而下之；見細德之險徵兮，遙曾擊而去之。彼尋常之汗瀆兮，豈能容夫吞舟之巨魚？橫江湖之鱣鯨兮，固將制於螻蟻！

祭古冢文（并序）

謝惠連⑤

東府掘城北塹，入丈餘，得古冢。上無封域，不用磚甃，以木爲槨。中有二棺，正方，兩頭無和；明器之屬，材瓦銅漆，有數十種，多異形，不可盡識。刻木爲人，長三尺，可有二十餘頭。初開見，悉是人形，以物振撥之，應手灰滅。棺上有五銖錢百餘枚，水中有甘蔗節，及梅李核瓜瓣，皆浮出，不甚爛壞。銘誌不存，世代不可得而知也！公命城者改埋於東岡，祭之以豚酒，旣不知其名字遠近，故假爲之號曰冥漠君云爾。

元嘉七年九月十四日，司徒御屬領直兵令史，統作城錄事臨漳令亭侯朱林，

具豚醪之祭，敬薦冥漠君之靈。

忝總徒旅，板築是司。窮泉爲溼，聚壤成基。一槨旣啓，雙棺在茲。捨畚悽愴，縱鍤漣而芻靈已毀，塗東旣摧。几筵糜腐，俎豆傾低。盤或梅李，盎或醢醢。蔗傳餘節，瓜表遺犀。

追惟夫子，生自何代？曜質幾年？潛靈幾載？爲壽爲夭？寧顯寧晦？銘誌湮滅，姓字不傳。今誰子後？曩誰子先？功名美惡，如何蔑然！百堵皆作，十仞斯齊。墉不可轉，溼不可迴。黃腸旣毀，便房已頽。循題興念，撫俑增哀。

射聲垂仁，廣漢流渥。祠骸府阿，掩骼城曲。仰羨古風，爲君改卜。輪移北隍，窀窆東麓。壙卽新營，棺仍舊木。合葬非古，周公所存。敬遵昔義，還祔雙魂。酒以兩壺，牲以特豚。幽靈髣髴，歆我犧樽。嗚呼哀哉！

注

① 誼爲長沙王太傅，旣以謫去，意不自得，及渡湘水，爲賦以弔屈原。屈原楚賢臣也，被讒放

逐，作離騷，投汨羅而死。誼追傷之，并以自喻也。

② 賈誼，漢洛陽人，以能誦詩書屬文稱於郡中，文帝

召爲博士。出爲長沙王太傅，旣辭往。聞長沙卑溼，自以壽不得長，又以謫去，意不自得。及渡湘水，以賦以弔屈原。後帝思誼，召見宣室，問鬼神事，至夜半，帝不覺前席。拜梁王太傅。上治安策。梁王墮馬死，誼自傷爲傅亡狀，哭泣年餘亦死，年三十三歲。

③殷之賢士卞隨也。夷，伯夷也。溷，濁也。

④跖，魯之盜跖。楚之莊蹻。

⑤謝惠連，南朝宋方明子，十歲能屬文，書畫並妙。元嘉中爲司徒彭城王義康法曹行參軍。爲雪賦，以高麗見奇。其族兄靈運見其新文，每曰：張華重生，不能易也。年三十七卒。

⑥栢木黃心，致累棺外，故曰黃腸。便房，冢壙中室也。

⑦曹褒遷射聲校尉，射聲營舍，有停棺不葬百餘所，褒親履行問其意，故吏曰：此等都是建武以來絕無後者，故不後埋掩。褒爲其買空地，葬其無主者，設祭以祀。

（後漢書）陳寵字昭公，沛國人也。轉廣漢太守，先是洛陽城南每陰，常有哭聲。聞於府中。寵使案行，昔歲倉卒時，骸骨不葬者多。寵乃勅縣葬埋，由是卽絕也。

一六 祭柳子厚文

韓愈

維元和十五年歲次庚子五月壬寅朔五日景午，韓愈謹以清酌庶羞之奠，祭

于亡友柳子厚之靈：

嗟嗟，子厚！而至然耶！自古莫不然，我又何嗟。人之生死，如夢一覺，其間利害，竟亦何校！當其夢時，有樂有悲，及其既覺，豈足追惟？凡物之生，不願爲材；犧樽青黃，乃木之災；子之中葉，天脫鬚羈；玉佩瓊琚，大放厥辭。富貴無能，磨滅誰紀；子之自著，表表愈偉。不善爲斲，血指汗顏；巧匠旁觀，縮手袖閒。子之文章，而不用世；乃令吾徒，掌帝之制。子之視人，自以無前，一斥不復，羣飛刺天。

嗟嗟子厚，今也則亡，臨絕之音，一何琅琅；徧告諸友，以寄厥子；不鄙謂余，亦託以死。凡今之交，觀勢厚薄；余豈可保，能承子託。非我知子，子實命我；猶有鬼神，寧敢遺墮。念子永歸，無復來期；設祭棺前，矢心以辭。

嗚呼，哀哉！尙饗！

蘇明允哀詞①

曾鞏②

明允姓蘇氏，諱洵，眉州眉山人也。始舉進士，又舉茂才。異等皆不中，歸焚其所爲文，閉戶讀書。居五六年，所有旣富矣，乃始復爲文。蓋少或百字，多或千言，其指事析理，引物託喻，侈能盡之約，遠能見之近，大能使之微，小能使之著。煩能不亂，肆能不流，其雄壯俊偉，若決江河而下也；其輝光明白，若引星辰而上也；其略如是，以余之所言，於余之所不言，可推而知也。

明允每於其窮達得喪、憂嘆哀樂，念有所屬，必發之於此；於古今治亂，興壞是非，可否之際，意有所擇，亦必發之於此；於應接酬酢萬事之變者，雖錯出於外，而用心於內者，未嘗不在此也。

嘉祐③初，始與其二子軾、轍復去蜀，遊京師，今參知政事。歐陽公修爲翰林學士，得其文而異之，以獻於上。旣而歐陽公爲禮部，又得其二子之文，擢之高等。於是

三人之文章，盛傳於世，得而讀之者，皆爲之驚，或嘆不可及，或慕而效之。自京師至於海隅，障徼學士大夫，莫不人知其名，家有其書。既而明允召試舍人院，不至，特用爲祕書省校書郎。頃之，以爲霸州文安縣主簿，編纂太常禮書，而軾轍又以賢良方正策入等。於是三人者表見於當時，而其名益重於天下。

治平^④三年春，明允上其禮書未報，四月戊申以疾卒，享年五十有八。自天子輔臣至閭巷之士，皆聞而哀之。明允所爲文集，有二十卷行於世。所集太常因革禮有一百卷，更定諡法二卷，藏於有司。又爲易傳未成，讀其書者，則其人之所存可知也。

明允爲人聰明辨智過人，氣和而色溫，而好爲策謀，務一出己見，不肯躡故迹。頗喜言兵，慨然有志於功名者也。二子軾爲殿中丞直史館，轍爲大名府推官，其年以明允之喪歸葬於蜀地。既請歐陽公爲其銘，又請予爲辭以哀之，曰：「銘將納之於壙中而辭將刻之於冢上也。」余辭不得已，乃爲其文曰：

嗟明允兮邦之良，氣甚夷兮志則疆；閱今古兮辨興亡，驚一世兮擅文章。御六馬兮馳無疆，決大河兮嚙扶桑；粲星斗兮射精光，衆伏玩兮彫肺腸。自京師兮泊幽荒，矧二子兮與翱翔；唱律呂兮和宮商，羽峩峩兮勢方颺。孰云命兮變不常，奄忽逝兮汴之陽。維自著兮曄煌煌，在後人兮慶彌長。嗟明允兮庸何傷！

注

①蘇洵，見前第八篇注(一)

②曾鞏，見前第一篇注(一)

③嘉祐，宋仁宗年號，西曆一

〇五六年。

④治平，宋英宗年號，西曆一〇六四年。

第四學程 教學舉要

一、目的：本學程以授予箴銘弔祭等之體式及風格爲主旨。凡文八篇，箴銘頌贊各一篇，弔文一篇，祭文兩篇，哀辭一篇。

二、作法——箴銘弔祭。

(1) 箴銘：

(A) 箴與銘之特質。

(B) 官箴與私箴。

(2) 頌贊：

(A) 頌之源流及體式；

(B) 贊之源流及體式。

(3) 哀弔：

(A) 哀弔之特徵；

(B) 哀弔之源流；

(C) 誄。

(4) 祝祭：

(A) 祝祭之意義及源流；

(B) 祝祭之體式；

(C) 盟辭與誓詞。



（參畏廬論文八百至十一篇，孫俚工中國文學通論中卷第六章至第九章。）

一七 西門行^①

樂府古辭

出西門，步念之：今日不作樂，當待何時。

解一

夫爲樂，爲樂當及時。何能坐愁怫鬱，當復待來茲。

解二

飲醇酒，炙肥牛，請呼心所歡，可用解愁憂。

解三

人生不滿百，常懷千歲憂，晝短苦夜長，何不秉燭遊。

解四

自非仙人王子喬，^②計會壽命難與期。自非仙人王子喬，計會壽命難與期。

解五

人壽非金石，年命安可期。貪財愛惜費，但爲後世嗤。

解六

出西門，步念之，今日不作樂，當待何時。逮爲樂，逮爲樂，當及時，何能愁怫鬱，當復待來茲。釀美酒，炙肥牛，請呼心所歡，可用解憂愁。人生不滿百，常懷千歲憂。晝短苦夜長，何不秉燭遊！遊行去去如雲除，弊車羸馬爲自儲。

雙白鵠

樂府古辭

飛來雙白鵠，乃從西北來。十十將五五，羅列行不齊。忽然卒疲病，不能飛相隨。五里一反顧，六里一徘徊。吾欲銜汝去，口噤不能開。吾將負汝去，羽毛日摧頽。樂哉新相知，憂來生別離。峙嶮顧羣侶，淚落縱橫垂。今日樂相樂，延年萬歲期。

飲馬長城窟行^①

樂府古辭

青青河邊草，綿綿思遠道。遠道不可思，夙昔夢見之。夢覺在我傍，忽覺在他鄉。他鄉各異縣，展轉不可見。枯桑知天風，海水知天寒。^②入門各自媚，誰肯相爲言。客從遠方來，遺我雙鯉魚；呼童烹鯉魚，中有尺素書。長跪讀素書，書中竟何如？^③上有加餐食，下有長相憶。

注

①西門行，樂府瑟調曲名。

②王子喬，周靈王太子晉也，好吹笙，作鳳凰鳴，遊伊洛之間，浮

丘生接引上嵩山。後乘白鶴至緱氏山頭，舉手謝時人。數日而去。③滄浪詩話云：文選飲馬長城窟，無人名。玉臺以爲蔡邕作。後人編入蔡集，蓋卽本此。④枯桑無枝，尙知天風，海水廣大，尙知天寒。君子行役，豈不離風寒之患乎？

一八 飲馬長城窟行

陳琳①

飲馬長城窟，水寒傷馬骨。往謂長城吏：「慎莫稽留太原卒，官作自有程，舉築諧汝聲。男兒寧當格鬥死，何能怫鬱築長城。」長城何連連，連連三千里。邊城多健少，內舍多寡婦。作書與內舍：「便嫁莫留住。善事新姑章，時時念我故夫子。」報書往邊地，「君今出語一何鄙！」「身在禍難中，何爲稽留他家子？生男慎莫舉，生女哺用脯；君獨不見長城下，死人骸骨相撐拄。」「結髮行事君，慊慊心意間；明知邊地苦，賤妾何能久自全。」②

苦寒行

曹操③

北上太行山，艱哉何巍巍！羊腸坂詰屈，車輪爲之摧。樹木何蕭瑟，北風聲正悲。熊羆對我蹲，虎豹夾路啼。谿谷少人民，雪落何霏霏！延頸長歎息，遠行多所壞。我心何怫鬱，思欲一東歸。水深橋梁絕，中路正徘徊。迷惑失故路，薄暮無宿棲。行行日已遠，人馬同時飢。擔囊行取薪，斧冰持作糜。悲彼東山詩，^④悠悠使我哀。

名都篇

曹 植^⑤

名都多妖女，京洛出少年。寶劍值千金，被服光且鮮。鬥雞東郊道，走馬長楸間。馳騁未能半，雙兔過我前。攬弓捷鳴鏑，長驅上南山。左挽因右發，一縱兩禽連。^⑥餘巧未及展，仰手接飛鳶。觀者咸稱善，衆工歸我妍。我歸宴平樂，美酒斗十千。膾鯉膾胎鰕，炮鼈炙熊蹯。鳴鶴嘯匹侶，列坐竟長筵。連翩擊鞠攘，巧捷惟萬端。白日西南馳，光景不可攀。雲散還城邑，清晨復來還。

注 ①陳琳，三國魏廣陵人，字孔璋。初爲何進主簿，後歸袁紹，紹敗歸操。琳與王粲等俱以文學

齊名，爲建安七子之一。②古詩源註云：作書與內舍健少作書也。報書往邊地二句，內舍答書也。身

在禍難中六語，又健少之詞。結法行事君四句，又內舍之詞。無問答之痕，而神理井然，可與漢樂府競

爽矣。③曹操，字孟德，小字阿瞞。年二十舉孝廉爲郎。光和末，黃巾賊起，拜爲騎都尉，遷爲濟南相國。

董卓表爲驍騎校尉，逃歸。後誅董卓，征伐袁紹袁術，挾天子而令諸侯。封魏王。文思澹蕩，豪放不羈，爲

其特色。尤善於詩歌，短歌行一首，爲其代表作。④東山詩，詩篇名。周公東征將歸作此詩，以慰軍士

之久役者。⑤曹植，操子，字子建，七步成章。文才富豔，謝靈運嘗言天下文章只一石，子建獨得八斗。

世目爲繡虎，有曹子建集。封陳王。

一九 老將行

王維①

少年十五二十時，步行奪取胡馬騎。射殺中山白額虎，肯數鄴下黃鬚兒。一身

轉戰三千里，一劍曾當百萬師。漢兵奮迅如霹靂，虜騎崩騰畏蒺藜。衛青②不敗由

天幸，李廣③無功緣數奇。自從棄置便衰朽，世事蹉跎成白首。昔時飛箭無全目，今

日乘楊生左肘。路傍時賣故侯瓜，^④門前學種先生柳。^⑤茫茫古木連窮巷，寥落寒山對虛牖。誓合疎勒^⑥出飛泉，不似潁川^⑦空使酒。賀蘭山^⑧下陣如雲，羽檄交馳日夕聞。節使三河募年少，詔書五道出將軍。試拂鐵衣如雪色，聊持寶劍動星文。願得燕弓射大將，恥令越甲鳴吾君；莫嫌舊日雲中守，猶堪一戰取功勳。

織女詞

元稹^⑨

織婦何太忙，蠶經三臥行欲老。蠶神女聖早成絲，今年絲稅抽徵早。早徵非是官人惡，去歲官家事戎索。征人戰苦束刀瘡，主將勳高換羅幕。繰絲織帛猶努力，變緝掩機苦難織。東家頭白雙女兒，爲解挑紋嫁不得。簷前裊裊游絲上，上有蜘蛛巧來往。羨他蟲豸解緣天，能向虛空織羅網。

王昭君歌^⑩

劉長卿^⑪

自矜妖豔色，不顧丹青人。那知粉纈能相負，卻使容華翻誤身。上馬辭君騎驕虜，玉顏對人啼不語；北風鴈急浮雲秋，萬里獨見黃河流。纖腰不復漢宮寵，雙眉長向胡天愁。琵琶絃中苦調多，蕭蕭羌笛聲相和；誰憐一曲傳樂府，能使千秋傷綺羅！

注

①王維，見第一冊二十九篇注(一)。

②衛青，漢平陽人，字仲卿。元尙中擊匈奴有功，封長

平侯。復拜大將軍。凡七出擊匈奴，威震絕域。爲人仁善退讓，元封中以大司馬卒。

③李廣，漢成紀人，

文帝時以擊匈奴有功，爲郎騎長侍。武帝時爲北平太守，猿臂善射，匈奴畏之，避之數歲，不敢入右北平。號飛將軍。與匈奴大小七十餘戰，然數奇，未得封侯。後坐事，自剄死。一軍皆哭。百姓聞之，皆垂淚。

④故侯瓜，秦廣陵人劭平，封東陵侯。秦亡後，種瓜長安城東，瓜有五色甚美，世謂之東陵瓜，又謂之青

門瓜。

⑤先生柳，先生，卽指陶淵明。淵明宅邊種五柳，因稱五柳先生。

⑥疏勒，後漢書耿恭以疏勒

城旁有澗水可固，乃引兵據之。匈奴來攻，恭於城下擁絕澗水，恭於城中穿井十五丈不得水，吏士渴乏，笮馬糞汁而飲之。恭仰嘆曰：聞昔貳師將軍拔佩刀刺山，飛泉湧出，今漢德神明，豈有窮哉？乃爲吏士禱，有傾，水泉奔出，匈奴懼有神明之助，乃引去。

⑦潁川，史記灌夫爲人剛直使酒，家累數千萬，食

客日數十百人，陂池田園，宗族賓客，爲權利橫於潁川。

⑧賀蘭山，在今甘肅寧夏縣西。

⑨元稹，唐

河南人，字微之。元和初對策舉制科第一，拜左拾遺。爲詩以平易勝，與白居易齊名。時稱元白，號元和白。

體。有元氏長慶集及小集。

⑩王昭君，漢元帝宮女，名嬙。後以賜呼韓邪單于，入胡爲闕氏，晉時稱明

妃。

⑪劉長卿，唐河間人，字文房。開元時舉進士第。詩調雅暢，有劉隨州集。

二〇 箏篴引

王昌齡①

盧谿郡南夜泊舟，夜聞南岸羌戎謳。其時月黑猿啾啾，微雨霑衣令人愁。有一

遷客登高樓，不言不寐彈箏篴。彈作薊門桑葉秋，風沙颯颯青塚頭。將軍鐵驄汗血

流，深入匈奴戰未休。黃旗一點兵馬亂，亂殺胡人積如邱。瘡病驅來配邊州，仍披漠

北羊羔裘；顏色飢枯掩面羞，眼眶滴淚深兩眸。還思本鄉食犛牛，欲語不得指咽喉；

或有強壯能伊憂，意說被他邊將讎。五世屬蕃漢主留，碧毛氈帳河曲遊；橐駝五萬

部落稠，勅賜飛鳳金兜鍪。爲君百戰如過籌，掙淨陰山無鳥投；家藏鐵券特承優，黃

金千斤不稱求。九族分離作楚囚，深谿寂寞絃古幽；草木悲感聲颼颼，僕本山東爲國憂。明光殿前論九疇，箴讀兵書盡冥搜；爲君掌上施權謀，洞曉山川無與儔。紫宸發詔遠懷柔，搖筆飛箱如奪鉤；鬼神不得知其由，憐愛蒼生比蚍蜉。緣河屯兵須漸抽，盡遣降來拜御溝；便令海內休戈矛，何用班超定遠侯，史臣書之得已不。

征婦怨

張籍

九月匈奴殺邊將，漢軍全歿遼水上。萬里無人收白骨，家家城下招魂葬。婦人依倚子與夫，同居貧賤心亦舒。夫死戰場子在腹，妾身雖存如畫燭。

出塞曲

劉灣

將軍在重圍，音信絕不通。羽書如流星，飛入甘泉宮。倚是并州兒，少年心膽雄。一朝隨召募，百戰爭王公。去年桑乾北，今年桑乾東。死是征人死，功是將軍功。汗馬

敗秋月，疲人臥霜風；仍聞左賢王，更欲圍雲中。

注

①王昌齡，唐江寧人，字少伯，第進士。以世亂還鄉里，爲刺史呂丘曉所殺。昌齡工詩，緒密思清。時謂之王江寧。②張籍，唐烏江人，字文昌，第進士。爲詩長於樂府，多警句。仕終國子司業。頗得韓愈之贊許。有張司業集。③劉灣，字里未詳。

第五學程 教學舉要

一、目的：本學程以授予樂府之體制及風格爲主旨。有西門行至名都篇共五首爲古代樂府，老將行至出塞曲爲唐代擬古樂府。比較而研讀之，樂府之內容可得其大凡矣。

二、作法——樂府。

(1) 樂府之起源。

(2) 樂府之種類：

(A) 歌——如王昭君歌，河中之水歌等是；

(B) 行——如西門行，飲馬長城窟行，苦寒行，少年行等是；

(C) 歌行——如燕歌行，怨歌行等是；

(D) 引——如箜篌引是；

(E) 曲——如出塞曲，采蓮曲等是；

(F) 吟——如白頭吟，遊子吟是；

(G) 篇——如浮萍篇，白馬篇，名都篇，美女篇等是；

(H) 辭——如織女辭；

(I) 其他尚有章，唱，調，詠，怨，嘆，思，愁，弄，操，等名目。

(3) 樂府之內容。

有人生，征戍，怨思，行樂，別離，遊俠，時景，山水，都邑，佳麗等之別。

(參陸侃如樂府古辭考，孫儀工中國文學通論中卷第十四章十五章。)

二二 復讎解

王安石①

或問復讎。對曰：非治世之道也。明天子在上，自方伯諸侯以至於有司，各修其職，其能殺不辜者少矣。不幸而有焉，則其子弟以告於有司；有司不能聽，以告於其君；其君不能聽，以告於方伯；方伯不能聽，以告於天子，則天子誅其不能聽者，而爲之施刑於仇。其亂世則天子諸侯方伯，皆不可以告，故書說紂曰：『凡有辜罪，乃罔恆獲；小民方興，相爲敵仇。』蓋仇之所以興，以上之不可告，辜罪之不常獲也。方是時，有父兄之仇而輒殺之者，君子權其勢，恕其情而與之，可也。故復仇之義，見於春秋傳，見於禮記，爲亂世之爲子弟者言之也。

春秋傳以爲父受誅，子復仇，不可也。此言不敢以身之私而害天下之公；又以爲父不受誅，子復仇可也。此言不以有可絕之義，廢不可絕之恩也。周官之說曰：『凡復仇者書於士，殺者無罪。』疑此非周公之法也。凡所以有復仇者，以天下之亂，而士之不能聽也。有士矣，不能聽其殺人之罪以施行，而使爲人之子弟者仇之，然則何取於士而祿之也。

古之於殺人，其聽之可謂盡也，猶懼其未也，曰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今書於士則殺之無罪，則所謂復仇者，果所謂可仇者乎？庸詎知其不獨有可言者乎？就當聽其罪矣，則不殺於士師，而使仇者殺之，何也？故疑此非周公之法也。

或曰：世亂而有復仇之禁，則寧殺身以復仇乎？將無復仇而以存人之祀乎？曰：可以復仇而不復，非孝也。復仇而殄祀，亦非孝也。以仇未復之恥，居之終身焉，蓋可也。仇之不復者，天也；不忘復仇者，己也。克己以畏天心，不忘其親，蓋亦可矣。

注 ①王安石，宋益子。字介甫。擢進士第。嘗上萬言書，以變法爲言。神宗時爲相。文章拗折峭深，人以大家目之。有周官新義，臨川集，唐百家詩選。

一一一 釋左傳

魏 禧①

禮者人之情，天理之節；天子逮匹夫，弗能渝焉，故棄禮必敗。謙受益，知憂者懼免於難，故驕且肆必敗。

敏則有功，勤則不匱，故惰必敗。

決者事之斷也，故需必敗。

君子不以哶哶爲仁，不以仡仡爲勇；故植婦人之仁，衡匹夫之勇，必敗。重則慎，輕則脫，慎固脫離，故輕必敗。

人之有信，車之有輪輻也。故食其言必敗。

止戈爲武，故好戰必敗。

弛武備者，張戎心，故忘戰必敗。

獸困則鬥，民困則叛，故亟作土木，急苛役，必敗。

厚味腊毒，多藏厚亡，故掎斂黷貨，必敗。

人有諫臣，拂士，猶瞽者有相，故復諫，怙過，必敗。

萬物本天，天本祖，故蔑祖慢神，必敗。

人神之主也，有德則祥降之，無德則妖興，故棄人道，賢鬼者，必敗。

剛不可惡，柔不可弱也，是謂一張一弛；故過剛必敗，過柔必敗。民者邦本，天地之心，故虐用其民必敗。

傳曰：女德無極，婦怨無終，故謀及婦人，以男事女者必敗。

立國家必正紀綱，紀綱不立，則其敗也；匄匄[㊦]如崩土而不可維，故妻妾嫡庶長幼無紀必敗。

始進善，善緣善；始進不善，不善緣不善，故不豫教必敗。

四時之序，成功者退，故悃[㊦]而不止必敗。

蠶蠹有毒，詩曰：民之失德，乾餱以愆，故不勤小物，惕近事必敗。

厝足之地不出扶，集於獨梁則顛矣，故不謀遠必敗。

書曰：惟事事乃其有備，故有恃而無備必敗。

機事不密則害成，故疏必敗。

順天者存，逆天者亡，故翳賢德蔑强大必敗。

一人欲爭則羣起，讓則伏；是以相讓則有餘，爭則不足，故爭必敗。

君子瘖己而腴人，故削人自封殖者必敗。

親親天之合，披其枝者傷其心，故疏外骨肉夷同性必敗。

天道福善禍淫，淫則亂，亂則禍生，故姦必敗。

語曰：一手獨拍，雖疾無聲，自盤古以下無獨君，故自用不用人必敗。

魚不脫於淵，利器不可授人，故委柄不治者必敗。

松柏之生，薄雲霓，立霜雪，震風凌雨不仆，蔦蘿施其末，則秋風下之，故因人成事不自立者必敗。

出赤心入人腹，則人樂死，故多疑必敗。

人心之不同，如其面焉，立於劇驂，櫟其過續之迹，而識其面，不亦難哉，故輕信人必敗。

凡此之敗，未有能一易此者，是故反其道則興必。

注 ①魏禧，見第一冊十二篇注(①) ②匈，大聲也。 ③恫，忿怒也。

二三 制科取士之法攷

劉子壯①

古之有天下者，必求聖賢以共之，以爲非此不能安億萬之衆也；且以爲非此不能居億萬之上而使之相安，故有以天子而下訪匹夫之事。其後道微，上以功名爲懸，而下有富貴之志，上下交相疑，而以術爲御，於是法日密而治亦日不古矣。堯之舉舜也，內有四凶，外有洪水，而其所詳者乃在家人父子之間，又將以是試之，謂夫其道不出乎此也。伊尹樂堯舜之道，而湯與之伐夏；武王以呂尙爲軍師，而所陳者敬義。當其時或幣聘之，車載之，學焉而以爲師，數千歲後惟昭烈於武侯有之。此時未有制科，而其所取之士如此，其士固異，其取之也亦不同，其所以相與有成也，亦自非後之所能及。

至士出於取，取立以法，則賓師之位虛，而道德之意微矣。周最近古，有三年賓

與^①之典，此後世制科之原也。然考其制，由鄉學者鄉大夫掌之，而用之大司徒；由國學者，大樂正掌之，而用之大司馬。然皆書其德行道藝，而無所謂文字之觀。禮曰：『以賓禮禮之。』蓋猶有尊賢敬士之意，而無一切束縛猜禁，與夫徒隸役使之事。及周之衰，諸侯不貢士，士不養於學，乃各以其所學顯於列國，進而爲游談，退而爲著述，而上以文取士，士以文自見之。原自此始矣。至漢文帝訪賈誼，武帝策董仲舒，遂爲天子臨軒策士之始。其所言者皆天下大務，一代治亂之故，惜其君徒能知其言之善，而不能登之師傅以竟其學。使二君者能於湯武之於伊呂，其所表見必有進於古，豈特如是而已哉。隋唐沿之，武后有洛陽殿之親問，而其後直言如劉蕡^②者，乃不得第。蓋其時士人不知有三代之學，而人君又多不自親問，其言旣不得通於上，而上亦無爲天下得人之意，故其文不顯而士亦無所見。宋明以來，視爲故事，規規乎聲偶之文，字畫之整，固宜其無明道知治之士也。此制科之在天子者也。

漢用仲舒言，令列侯郡守擇吏民賢者，歲貢各二人，而茂才孝廉於是始。其後

立五經博士，開弟子員，設教射策，又爲限年之法，儒者試經學，文吏試章奏。魏立九品中正之法，擇本州人爲中正，吏部憑之授官。斯二者猶兼經術德行，未專以文取士也。至晉舉秀異，宋用策試，隋置進士，始專以文取士，而士皆投牒自進矣。唐制有三：自天子有制第，而其在學館曰生徒，在州縣曰鄉貢，皆升有司而進退之，其科有十二，而行之久者，進士明經二者而已。然其法以聲韻帖誦爲工。當時所向者詩賦，而後世論善詩者反不在其中。宋承明經進士之舊，而進士爲盛，又分經義詩賦爲二焉。論者曰：能擇師儒如胡瑗，^四以教國學；慎司如歐陽修以主文柄，則士得其養，而文可以正，此皆爭之於其末也。有明專用經義，而兼取論策，其意兼以明道求治，而士皆習錄纂組，中無實得，苟取科第。其他又往往由於詭道，則士愈賤，而法亦欲變而無所之矣。此制科之在主司者也。

合而考之，師焉賓焉臣焉，此三代以上之法也。經術焉詩賦焉，文義焉，此漢唐以下之法也。親策而不能用其人，不親策而不能知其人；或得其人而知之不能深，

用之不能盡焉；此天子制科之異也。不待上之舉之，而以名字自進，不必其人之可取，而以文辭爲斷，又不必其文辭，而以詭道得使，人謂制科可廢焉，此主司制科之異也。

夫古之時，得一士而可以治天下，今之時取數百士而天子尙不知其人。何則，古之人以爲吾之治天下，惟審乎此；而今之人，以爲吾之有天下，不恃乎此也。故略之。古之時必先知而後官之，今之時皆先官其人而後察之。是以上無真確之見，亦無破格之舉，而下亦循資守分，無敢自言其有志於天下之大。吾嘗見國家乏人，至治不著，而蓄道懷志之士，需時待命，而無以顯於當世也。

注 ①劉子壯，清黃岡人，字克猷，一字稚川。順治進士。性至孝，九歲失恃，每念母，輒爲孺子泣。遂

以屺思名其堂，有屺思堂集。

②賓興，周時選舉法，自鄉小學舉賢能而賓禮之，以升於國學也。③

劉蕡，唐昌平人，字去華，擢進士第。時宦官橫甚，蕡常痛疾。太和初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引諸儒百人於庭策之。考官以蕡對嗟伏，以爲過古晁董，而畏中官不敢取。士人讀其詞，至感激涕零。李邵謂人

曰，劉蕡下第，我輩登科，實厚顏矣。後劉蕡爲牛僧孺，令狐楚幕府。爲師禮事之。尋爲宦人所忌，貶柳州參軍卒。④胡瑗，宋海陵人，字翼之。以經術教授吳中。禮部所得士，十之四五，皆其弟子。以太常博士致仕歸。學者稱安定先生。有周易口義，洪範口義。

二四

雜說

魏際瑞①

魏子遊大滌之穴，見石乳所爲，有若龍者，鱗鬣宛動，伏處而矯，攀若升

東甌氏曰：『土石則無情者也，何以工巧而畢肖也乎？』

魏子曰：『盈天地之間者惟萬物，是故物莫不生於天地，而莫不爲天地之所爲；是故龍之爲物，則本無者也，而天地爲之鱗焉，爲之鬣焉，爲之頭角耳目鬚髯爪距尾脊焉，爲之狀者蜿蜒，性者飛螯焉。蓋未有斯龍之始，忽然爲而有之，則凡自無之有之物，皆爲天地之所撰造也。夫是以謂之曰造物，名之曰化工，然則石亦天地之所造，而亦何爲不必爲龍乎？』

東甌氏曰：『吾觀石之爲物，有若牀者，若釜竈者，若盤盂几案尊罍者，夫器則人之所爲也，而非天地之所生，是故天地之間，釜必以鑄，盤盂尊觚必以型，几案樸殖之器必以斲，未見其有渾然而生也，而石之肖之則又何也？』

魏子曰：『夫器雖人之所爲者，而莫不本乎生物之自然，是以聖人觀於魚而造舟；觀於鼃鼃而結網；觀於天而爲蓋；觀於蓬轉而斲輪；觀於鱗介也而興甲冑；揚而舉者，取義於飛鳥之羽翼；倚而置者，取象於鳥獸之股足；方員則諸天地；曲直視諸旋折；分合出入，肖諸牝牡。故器之爲物，有必如是而成器，不如是必不成器者，是皆出之於一定，本之於自然，雖人爲之，而莫非天地之所生也。』

曰：『敢問造物者亦有說乎？』

魏子曰：『物雖本之於自然，然而莫不由於造。試就乎人之一身論之；膚不可以自立也，而先爲之植骨以傳；肉骨相離而易釋也，則又爲之繩筋絡節，以維繫於肯綮；支節之不屈伸不可以動也，爲之凸凹鈴軸以宛轉之；爲之血脈以通匯其源

流；爲之孔穴以導其氣；爲之耳目口鼻以効其官；爲之舌以爲嘗；喉以爲遞；齒牙以爲靡莖；腸胃臟腑以爲容，經營位置咸次第焉。是一人之身，而百工之所爲備也。取諸首之員者以象天，足之方以象地，目象日月，耳鼻象山谷，鬚眉毛髮象草木，腹象海，腸胃象河渠，五液之屬象雨露，聲象雷霆，氣象雲霧，尾閭以象沃焦，或手足而綴以爪甲，或心肺而護以膜膂，目而爲之睫以遮閉，軀而設之皮以包苴，則皆器之所必須，而創造有所取義也。』

曰：『然則化工如之何？』

曰：『鳩爲鷹，雀爲蛤，鯨爲虎，爲鹿，朽木爲蟬，腐草爲螢，松化石，此無爲而化者也；刺鬣雜莧爲鼈，古罇磨草爲蠍，種臍脰而爲羊，幽遏飯米爲蜘蛛，與夫螟蛉之以他蟲爲子，此有爲而化也者；人爲虎，爲羊，爲狗，爲狐，爲蛇，爲龍，此怪沴而化者也；至於象牙犀角之有雙，龍豬齒白之有佛，堅石之內之有鐵斧，竹木之裏之有文字畫圖，則變化皆不可名，是雖有數者之不同，然而必有所以爲之者，故不能不歸之於

工，萬物之中，相須莫不周備焉，而不知其何以爲之，故謂之曰化工也。」

『且夫天下之有形者備諸物，而無形者備於心，天地無心，人爲其心，故天地所能，人卽能之而奚以明其然乎？』

魏子曰：『物號萬也，而人盡其形；天之高也，星辰之遠也，而人測其數；鬼神至幻，人呼召之；蛟龍至怪，人馴御之；雲霞至虛，人躋躡之；江海至深，人泳叟之；陰陽至大，人變理之；水土至廣，人平治之；千百世之後至遠，人前知之，卽凡天下之物，莫不生於天地，而成之於人，故曰與天地參也。』

注 ①魏際瑞，清兆鳳子，初名祥，字善伯，號伯子。明諸生，性敏強記。於兵刑禮制律法，皆窮析學理。入清，死劉大任之難。有伯子文集及雜俎。

第六學程 教學舉要

一、目的：本學程廣續前第一學程之主旨，授予說明文之體製及風格。第二一篇爲解之範例，第二二篇爲釋之範例，第二三篇爲考之範例，第二四篇爲雜說之範例。

二作法——文法動詞(二)

(2) 外動詞：

(A) 普通外動詞；

(B) 不完全外動詞——

(甲) 謂，爲，與，名，命，等，謂，又，諸，字；

(乙) 使，令，等，使，義，諸，字；

(丙) 「奈……何，」「若……何，」「如……何，」「謂……何，」等字。

(C) 雙賓語外動詞：

賚，賜，錫，授，遺，予，等。

(參章士釗中等國文典第四章第一節，楊樹達高等國文法，第四章甲之五六。)

二五 信陵君救趙論①

唐順之②

論者以竊符爲信陵君之罪，余以爲此未足以罪信陵也。夫彊秦之暴亟矣，今悉兵以臨趙，趙必亡。趙，魏之障也；趙亡，則魏且爲之後。趙、魏，又楚、燕、齊諸國之障也；趙、魏亡，則楚、燕、齊諸國爲之後。天下之勢，未有岌岌於此者也。故救趙者，亦以救魏；救一國者，亦以救六國也。竊魏之符，以紓魏之患，借一國之師，以分六國之災，夫奚不可者？

然則信陵果無罪乎？曰：又不然也。余所誅者，信陵君之心耳。信陵一公子耳，魏固有王也；趙不請救於王，而諄諄焉請救於信陵，是趙知有信陵，不知有王也。平原君以婚姻激信陵，而信陵亦自以婚姻之故，欲急救趙，是信陵知有婚姻，不知有王也。其竊符也，非爲魏也，非爲六國也，非爲趙也，爲一平原君耳。使禍不在趙而在他國，則雖撤魏之障，撤六國之障，信陵亦必不救；使趙無平原，或平原而非信陵之姻戚，雖趙亡，信陵亦必不救；則是趙王與社稷之輕重，不能當一平原公子；而魏之兵甲，所恃以固其社稷者，祇以供信陵君一姻戚之用。幸而戰勝可也，不幸戰不勝，爲

虜於秦，是傾魏國數百年社稷，以殉姻戚，吾不知信陵何以謝魏王也？

夫竊符之計，蓋出於侯生，而如姬成之也。侯生教公子以竊符，如姬爲公子竊符於王之臥內，是二人亦知有信陵，不知有王也。余以爲信陵之自爲計，曷若以脣齒之勢，激諫於王，不聽，則以其欲死秦師者，而死於魏王之前，王必悟矣。侯生爲信陵計，曷若見魏王而說之救趙，不聽，則以其欲死信陵君者，而死於魏王之前，王亦必悟矣。如姬有意於報信陵，曷若乘王之隙，而日夜勸之救趙，不聽，則以其欲爲公子死者，而死於魏王之前，王亦必悟矣。如此，則信陵君不負魏，亦不負趙，二人不負王，亦不負信陵君。何爲計不出此？信陵知有婚姻之趙，不知有王，內則幸姬，外則鄰國，賤則夷門野人，又皆知有公子，不知有王，則是魏僅有一孤王耳。

嗚呼！自世之衰，人皆習於背公死黨之行，而忘奉公守節之道。有重相而無威君，有私讎而無義憤。如秦人知有穰侯，不知有秦王；虞卿知有布衣之交，不知有趙王，蓋君若贅旒久矣。由此言之，信陵之罪，固不專係乎符之竊不竊也。其爲魏也，爲

六國也，縱竊符猶可；其爲趙也，爲一親戚也，縱求符於王，而公然得之，亦罪也。

雖然，魏王亦不得爲無罪也。兵符藏於臥內，信陵亦安得竊之？信陵不忌魏王，而徑請之如姬，其素窺魏王之疏也；如姬不忌魏王而敢於竊符，其素恃魏王之寵也；木朽而蛀生之矣。古者人君持權於上，而內外莫敢不肅，則信陵安得樹私交於趙？趙安得私請救於信陵？如姬安得銜信陵之恩？信陵安得賣恩於如姬？履霜之漸，豈一朝一夕也哉？由此言之，不特衆人不知有王，王亦自知爲贅旒也。

故信陵君可以爲人臣植黨之戒，魏王可以爲人君失權之戒。春秋書「葬原仲」，「翬帥師」，嗟夫！聖人之爲慮深矣。

注 ①信陵君，戰國魏昭王之少子，名無忌。食客三千人，諸侯以其賢，不敢加兵。用侯生朱亥，殺

晉鄙，奪魏兵救趙。事見周赧王五十七年。 ②唐順之，明武進人，字應德，嘉慶中會試第一。倭寇躡江

東，以郎中視師浙江，躬泛海，屢破倭寇。順之於學無所不窺，爲古文汪洋紆折，當明之中葉，屹然爲一

大宗，至晚年講學，文格又稍變，著有荆川集，學者稱荆川先生。

二六 焚書辨①

劉大櫟②

六經之亡，非秦亡之，漢亡之也。後之學者，見秦有焚書之令，則曰詩書至秦一炬，而掃地無餘，此與耳食何異？

愚以爲書之亡，在楚、漢之興，沛公與項羽相繼入關之時也。夫小人之爲不善，未必其一出而禍天下，惟坐視其壞與莫爲之所，其終乃一壞而不可救。是故書之焚，不在於李斯，而在於項籍；及其亡也，不由於始皇帝，而由於蕭何。

何則？博士淳于越進諫始皇，謂宜封子弟功臣爲枝輔，下其議李斯，李斯恐天下學者道古以非今，於是禁天下私藏詩書百家之語，其法至偶語詩書者棄世，而吏見知不舉，則與之同罪。噫，亦烈矣！

然其所以若此者，將以愚民，而固不欲以自愚也。故曰：『非博士官所職，悉詣守尉雜燒之。』然則博士之所藏具在，未嘗燒也。

迨項羽入關，殺秦降王子嬰，收其貨寶婦女，燒秦宮室，火三月不滅，而後唐、虞、三代之法制，古先聖人之微言，乃始蕩爲灰燼，漸滅無餘。當項籍之未至於秦，咸陽之未屠，李斯雖燒之而未盡也。吾故曰書之焚，非李斯之罪，實項籍之罪也。

昔高祖既定天下，論羣臣之功，以蕭何爲第一。吾嘗觀楚漢相拒數歲，高祖敗而遁逃，亡軍失衆，而蕭何悉發關中老弱補其空乏；高祖與項籍相守滎陽，而蕭何轉漕關中，輸給軍糧不匱；高祖數亡山東，而蕭何常全關中以待之，此其於漢取天下之功，爲不少矣。

雖然，吾以爲蕭何漢之功臣，而六經之罪人也。何則？沛公至咸陽，諸將皆爭取金帛財物，而蕭何獨先入，收秦丞相御史律令圖書，漢以故具知天下之阨塞，及戶口之多少強弱所在。然蕭何於秦博士所藏之書，所以傳先王之道不絕於線者，獨不聞其愛而惜之，收而寶之，彼固以聖人之經，無關於得失存亡所以取天下之籌策也，故熟視之若無覩耳。

今夫富民遺其子孫以室廬，至其後之不肖，不因之塗墍，惟增其殘毀，以至轉而售之他人，彼鬻而有之者，又取其瓦甍以去，而遺其梁棟，風雨之所漂搖，蟲蟻之所剝蝕，其鄰里之居民，因竊取之以爲薪，而向之室廬，乃始尺寸無復留者矣。彼不肖而殘毀之，誠無足怪；獨奈何鬻而有之，顧遺其梁棟而不知惜也？

昔者嘗怪漢興，大反秦之所爲，而禮樂法度則一遵秦故，未嘗稍變。由今觀之，然後知蕭何之所以相漢，惟知秦之律令，而聖人之經，則棄而燒之已久矣。此唐虞三代之治，所以終不復見歟！

嗚呼！方沛公入關，蓋六經絕續存亡之頃也，天下之詩書皆已亡，而惟博士官所職尙無恙，當是時固舉九鼎之重而繫之一髮哉！

且夫聖人之經，其與秦之律令圖書，其爲輕重大小何如也？設使蕭何能與其律令圖書並收而藏之，則聖人之全經猶在也。嗚呼，彼蕭何者，真所謂『刀筆之吏』矣！

注 ①焚書。秦始皇三十四年以咸陽諸生，是古非今，惑亂黔首。從李斯議，收天下之書，除秦紀及醫藥卜筮種樹之書，皆燒之。 ②劉大魁，見第一册十六篇注(一)

二七 廣絕交論①

劉峻②

客問主人曰：『朱公叔③絕交論。爲是乎？爲非乎？』

主人曰：『客奚此之問？』

客曰：『夫草蟲鳴則阜螽躍，雕虎嘯而清風起，故緼縕相感，霧涌雲蒸；嚶鳴相

召，星流電激。是以王陽登則貢公喜，罕生逝而國子悲。且心同琴瑟，言鬱郁於蘭茝；

道叶膠漆，志婉變於墳篋。聖賢以此鏤金版而鐫盤盂，書玉牒而刻鐘鼎。若乃匠人

輟成風之妙巧，伯子息流波之雅引，范張款款於下泉，④尹班陶陶於永夕。⑤駱驛

縱橫，煙霏雨散，巧曆所不知，心計莫能測。而朱益州汨彘敍，粵謨訓，捶直切，絕交游，

比黔首以鷹鷂，媿人靈於豺虎，蒙有猜焉，請辨其惑？』

主人欣然而笑曰：『客所謂撫絃徽音，未達燥溼變響，張羅沮澤，不覩鴻雁雲飛。蓋聖人握金鏡，闡風烈，龍驤蠖屈，從道汗隆，日月聯璧，贊亶亶之弘致；雲飛電薄，顯棣華之微旨。若五音之變化，濟九成之妙曲，此朱生得玄珠於赤水，謨神睿而爲言。至夫組織仁義，琢磨道德，驩其愉樂，恤其陵夷，寄通靈臺之下，遺迹江湖之上，風雨急而不輟其音，霜雪零而不渝其色，斯賢達之素交，歷萬古而一遇。』

逮叔世民訛，狙詐颯起，谿谷不能踰其險，鬼神無以究其變，競毛羽之輕，趨錐刀之末，於是素交盡，利交興。天下蚩蚩，鳥驚雷駭。然則利交同源，派流則異，較言其略，有五術焉。

若其寵鈞董石，^⑥權壓梁竇，^⑦雕刻百工，鑪錘萬物。吐漱興雲雨，呼噏下霜露，九域聳其風塵，四海疊其燠灼，靡不望影星奔，藉響川驚。雞人始唱，鶴蓋成陰；高門旦開，流水接軫。皆願摩頂至踵，隳膽抽腸。約同要離焚妻子，誓殉荆卿湛七族，是曰勢交，其流一也。

富埒陶白，^⑧貲巨程羅。^⑨山擅銅陵，家藏金穴，出平原而聯騎，居里閭而鳴鐘。則有窮巷之賓，繩樞之士，冀宵燭之末光，邀潤屋之微澤。魚貫鳧躍，颯沓鱗萃，分雁鷺之稻粱，霑玉犖之餘瀝；銜恩遇，進款誠，援青松以示心，指白水而旌信。是曰賄交，其流二也。

陸大夫宴喜西都，^⑩郭有道人倫東國，^⑪公卿貴其籍甚，搢紳羨其登仙。加以顛頤蹙頞，涕唾流沫，騁黃馬之劇談，縱碧雞之雄辨；敝溫郁則寒谷成暄，論嚴苦則春叢零葉。飛沈出其顧指，榮辱定其一言。於是有弱冠王孫，綺紈公子，道不挂於通人，聲未適於雲閣，攀其鱗翼，丐其餘論，附駟驥之旄端，軼歸鴻於碣石。是曰談交，其流三也。

陽舒陰慘，生民大情；憂合驩離，品物恆性。故魚以泉涸而煦沫，鳥因將死而鳴哀。同病相連，綴河上之悲曲；恐懼寘懷，照谷風之盛典。斯則斷金由於湫隘，刎頸起於苦蓋，是以伍員濯漑於宰嚭，張玉撫翼於陳相。^⑫是曰窮交，其流四也。

馳驚之俗，澆薄之倫，無不操權衡，秉纖纒。衡所以揣其輕重，纒所以屬其鼻息。若衡不能舉，纒不能飛，雖顏冉龍翰鳳雛，曾史蘭薰雪白，舒向金玉淵海，卿雲黼黻，河漢視若游塵，遇同土梗，莫肯費其半菽，罕有落其一毛。若衡重鎔銖，纒微影撇，雖共工之蒐慝，驩兜之掩義，南荆之跋扈，東陵之巨猾，皆爲匍匐透迤，折枝舐痔，金膏翠羽將其意，脂韋便辟導其誠。故輪蓋所游，必非夷惠之室；苞苴所入，實行張霍之家。謀而後動，毫芒寡忒。是曰量交，其流五也。

凡斯五交，義同賈鬻。故桓譚^①譬之爲闌闐，林回^②喻之爲甘醴。夫寒暑遞進，盛衰相襲；或前榮而後悴，或始富而終貧；或初存而末亡，或古約而今泰，循環翻覆，迅若波瀾。此則殉利之情未嘗異，變化之道不得一。由是觀之，張陳^③所以凶終，蕭朱^④所以隙末，斷焉可知矣。而翟公方規規然勒門以箴客^⑤，何所見之晚乎？

因此五交，是生三釁：敗德殄義，禽獸相若，一釁也；難固易攜，讎訟所聚，二釁也；名陷饕餮，貞介所羞，三釁也。古人知三釁之爲梗，懼五交之速尤，故王丹威子以檟

楚，朱穆昌言而示絕，有旨哉！有旨哉！

近世有樂安任昉，海內髦傑，早縮銀黃，夙昭民譽，適文麗藻，方駕曹王；英時俊邁，聯橫許郭。類田文之愛客，同鄭莊之好賢。見一善則盱衡扼腕，遇一才則揚眉抵掌。雌黃出其脣吻，朱紫由其月日。於是冠蓋輻輳，衣裳雲合；輜輶擊轡，坐客恆滿。蹈其闐闐，若升闕里之堂；入其隩隅，謂登龍門之阪。至於顧盼增其倍價，剪拂使其長鳴，影組雲臺者摩肩，趨走丹墀者疊迹。莫不締恩狎，結綢繆，想惠莊之清塵，庶羊左之徽烈。及暝日東粵，歸骸洛浦，總帳猶懸，門罕漬酒之彥；墳未宿草，野絕動輪之賓。藐爾諸孤，朝不謀夕。流離大海之南，寄命嶂癘之地。自昔把臂之英，金蘭之友，曾無羊舌下泣之仁，寧慕邱成分宅之德。嗚呼！世路險巇，一至於此。太行孟門，豈云嶄絕！是以耿介之士，疾其若斯，裂裳裹足，棄之長驚。獨立高山之頂，歡與麋鹿同羣，噉噉然絕其霧濁，誠恥之也，誠畏之也。』

注

①劉璠梁典曰：劉峻見任昉諸子西華兄弟等，流離不能自振，生平舊交，莫有收卹。西華冬

月，著葛布帔練裙，路逢峻，峻泫然矜之。乃廣朱公叔絕交論，到漑見其論，抵几於地，終生恨之。①劉峻，梁人，字孝標。好學安貧，耕讀不輟。曾爲戶曹參軍，使撰類苑，未成，以疾去。遊東陽紫巖山，築室居焉。吳會人士，都從之學。爲山栖志，文甚美。武帝引見，峻占對失旨，不見用。乃作辨命論以寄懷。有類苑，世說新語。②朱公叔，朱穆字公叔，爲侍御史，感俗澆薄，慕尙敦篤，著絕交論以矯之。③范式與張邵爲至友。邵卒，式忽夢見邵，邵呼曰：巨卿，吾以某日死，當以某時葬，永歸黃泉。子未忘我，豈能相及？式醒，便服朋友之服，數其葬日，馳往赴之。既至，壙將窆而柩不進，其母撫之曰：元伯，豈有望邪？移時，素車白馬，號哭而來，其母望之，必范巨卿。既至，叩喪言曰：行矣元伯，死生各異，永從此辭。式執引，柩乃前。式遂留冢次，修墳種樹，然後乃去。司馬遷書曰：試欲効款款之愚。④尹敏與班彪相厚，每相與談，常晏幕不食。晝卽至冥，夜徹旦。彪曰：相與久語，爲俗人所怪。然鍾子期死，伯牙破琴，曷爲陶陶哉？⑤董賢，石顯。⑥梁竇，卽梁冀，竇憲。⑦陶白，卽陶朱公，白圭。⑧程羅，卽程鄭，羅褒。⑨陸賈爲太中大夫，陳平以錢五百萬遺賈，爲食飲費。賈以此遊公卿間，名聲籍甚。⑩郭泰字林宗，博通墳籍，善談論，游洛陽，後歸鄉。諸儒送之，與李膺同舟而濟，衆竇望之，以爲神仙。舉有道不應，林宗雖善人倫，不爲

危言覈論。東國洛陽也。⑤宰嚭由伍員灌漑而榮顯，嚭既貴，而讚員。陳餘因張耳撫翼而奮飛，餘既

尊而襲耳。⑥桓譚，文選註疑是戰國策中譚拾子之誤。⑦林回，莊子林回曰：君子之交淡若水，小

人之交甘如醴。⑧後漢書，王丹曰：交道之難，未易言也。張陳凶其終，蕭朱隙其末，故知全之者，鮮矣。

⑨蕭育少與朱博為友，故長安語曰：蕭朱結綬，王貢彈冠。言相薦達也。後育為九卿，博先至丞相，與

博有隙矣。⑩箴客，下邳翟公為廷尉，賓客填門，及廢，門可羅雀。後復為廷尉，賓客欲往，翟公大署其

門曰：一死一生，乃知交情；一貧一富，乃知交態；一貴一賤，交情乃見。

二二八 答客難①

東方朔②

客難東方朔曰：蘇秦張儀，豈當萬乘之主，而身都卿相之位，澤及後世；今子大夫修先王之行，慕聖人之義，諷誦詩書百家之言，不可勝記，著於竹帛，唇腐齒落，服膺而不可釋；好學樂道之效，明白甚矣，自以為智能海內無雙，則可謂博聞辯智矣；然悉力盡忠，以事聖帝，曠日持久，積數十年，官不過侍郎，位不過執戟；意者尚有遺

行邪！同胞之徒，無所容居，其故何也？

東方先生喟然長息，仰而應之曰：是故非子之所能備，彼一時也，豈可同哉！夫蘇秦張儀之時，周室大壞，諸侯不朝，力爭政權，相擒以兵，并爲十二國，未有雌雄，得士者彊，失士者亡，故說得行焉。身處尊位，珍寶充內，外有倉廩，澤及後世，子孫長享。今則不然，聖帝德流，天下震懼，諸侯賓服，威振四夷，連四海之外以爲帶，安於覆盂，天下平均，合爲一家，動發舉事，猶運之掌，賢不肖何以異哉。遵天之道，順地之理，物無不得其所，故綏之則安，動之則苦，尊之則爲將，卑之則爲虜，抗之則在青雲之上，抑之則在深淵之下；用之則爲虎，不用則爲鼠；雖欲盡節效情，安知前後。夫天地之大，士民之衆，竭精馳說，並進輻湊者，不可勝數；悉力慕之，困於衣食，或失門戶，使蘇秦張儀與僕並生於今之世，曾不得掌故，安敢望侍郎乎？傳曰：天下無害菑，雖有聖人，無所施才，上下和同，雖有賢者，無所立功。故曰：時異事異。

雖然，安可以不務修身乎哉！詩曰：『鼓鐘于宮，聲聞于外，鶴鳴九臯，聲聞于天。』

苟能修身，何患不榮。太公禮行仁義，七十有二，乃設用於文武，得信厥說，封於齊，七
百歲而不絕，此士所以日夜孳孳修學敏行而不敢怠也。譬若鵲鶴，飛且鳴矣。傳曰：
天不爲人之惡寒而輟其冬，地不爲人之惡險而輟其廣，君子不爲小人之匈匈而
易行；天有常度，地有常形，君子有常行；君子道其常，小人計其功。詩云：禮義之不愆，
何恤人之言，水至清則無魚，人至察則無徒；冕而前旒，所以蔽明；黈纁充耳，所以塞
聰；明有所不見，聰有所不聞，舉大德，赦小過，無求備於一人之義也。枉而直之，使自
得之；優而柔之，使自求之；揆而度之，使自索之；蓋聖人之教化如此，欲其自得之；自
得之，則敏且廣矣。

今世之處士，時雖不用，塊然無徒，廓然獨居，上觀許田，下察接輿；計同范蠡，忠
合子胥；天下和平，與義相扶；寡偶少徒，固其宜也。子何疑於予哉！

若夫燕之用樂毅，秦之任李斯，酈食其之下齊，③說行如流，曲從如環，所欲必
得，功若丘山，海內定，國家安，是遇其時者也。子又何怪之邪？語曰：以管窺天，以蠡測

海，以筵撞鐘豈能通其條貫，考其文理，發其音聲哉。

由是觀之，譬由鼯鼯^④之襲狗，孤豚之咋虎，至則靡耳！何功之有？今以下愚而非處士，雖欲勿困，固不得已，此適足以明其不知權變，而終惑於大道也。

注 ①答客難，朔上書陳農戰強國之計，推意放蕩，終不見用。因著論設客難己，用位卑以自慰。

②東方朔，漢人，字曼倩，善談諧滑稽。武帝時爲金馬門侍中。時以諷諫救帝之過，長於文辭，嘗作答客難一篇，揚雄班固以下多做之。

③樂毅去趙適魏，聞燕昭王好賢，樂毅爲魏昭王使於燕，燕時以禮待之，遂委質爲臣下。秦用李斯計謀競并天下，以李斯爲丞相。酈食其說齊，齊王田廣罷歷下守戰之備。④鼯鼯，一名奚鼠。

第七學程 教學舉要

一、目的：本學程廣續前第二學程之主旨，授以議論文之體製及風格。第二五篇爲評論之範例，第二六篇爲辯駁之範例，第二七篇爲廣論之範例，第二八篇爲設論之範例。

二、作法：——議論。

(1) 議論文之源流——濫觴於孔子之論語。以荀子之天論，禮論，樂論，賈誼之過秦論，桓寬之鹽鐵論，王充之論衡，王符之潛夫論，徐幹之中論，陸機之辨亡論，劉峻之辨命論，廣絕交論等而承其流，至唐韓柳二家，出而議論之，體式始定；至宋蘇氏父子兄弟出，而議論之體式始大備。

(2) 議論文之類別：

(A) 從內容上分有理論，政論，經論，史論，文論，諷論，寓論，設論等之別；

(B) 從體製上分有辨，難，議，對問等之別。

(3) 議論文之作法：

(A) 議論文與說明與敘事；

(B) 議論文之結構：

(甲) 引論，

(乙) 論證，

(丙) 結論。

（參畏廬論文第十三頁至十四頁，曹冕修辭學下編第四章全，孫儀三中國文學通論上卷第四章第一項。）

二九 虞美人①

後主李煜②

春花秋月何時了？往事知多少？小樓昨夜又東風，故國不堪回首月明中！
雕闌玉砌應猶在，只是朱顏改。問君能有幾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東流。

女冠子③

韋 莊④

四月十七，正是去年今日，別君時；忍淚佯低面，含羞半斂眉。不知魂已斷，空有夢相隨。除卻天邊月，沒人知。

又

昨夜夜半，枕上分明夢見，語多時，依舊桃花面，頻低柳葉眉，半羞還半喜，欲去又依依。覺來知是夢，不勝悲。

漁家傲 秋思

范仲淹 ⑤

塞下秋來風景異，衡陽 ⑥ 雁去無留意。四面邊聲連角起，千嶂裏，長烟落日孤城閉。濁酒一杯家萬里，燕然 ⑦ 未勒歸無計。羌管悠悠霜滿地，人不寐，將軍白髮征夫淚。

桂枝香

王安石 ⑧

登臨送目，正故國晚秋，天氣初肅。千里澄江似練，翠峰如簇。征帆去棹殘陽裏，背西風，酒旗斜矗。綵舟雲淡，星河鷺起，圖畫難足。念自昔豪華競逐，歎門外樓頭，悲恨相續。千古憑高對此，謾嗟榮辱。六朝舊事隨流水，但寒烟，衰草凝綠。至今商女，

時時猶唱，後庭遺曲。

注

①虞美人，詞曲名，因項籍虞兮之歌命名。

②李煜，南唐景子，字重光，史稱後主。為人仁孝，

善屬文，工書畫。後為宋太祖所滅，封隴西郡公卒。

③女冠子，詞曲名。憶舊。唐薛昭蘊始撰此調，云求

仙去也。

④韋莊，前蜀杜陵人，字端己。唐乾寧中進士。有浣花集及箋表，蜀程記。

⑤范仲淹，宋吳縣

人，字希文。仕至戶部侍郎。有丹陽集。及奏議尺牘。為秀才時，以天下為己任。嘗言先天下之憂而憂，後

天下之樂而樂。卒之日，聞者莫不嘆息。

⑥衡陽，有迴雁峯。

⑦燕然，山名，今外蒙古賽音諾顏部，有

杭育山。漢竇憲追北單于，登燕然山刻石勒功而還。

⑧王安石，見前二十一篇注（①）

三〇 婆羅門令①

柳 永②

昨宵裏，恁和衣睡，今宵裏，又恁和衣睡。小飲歸來，初更過，醺醺醉。中夜後，何事
還驚起。霜天冷，風細細。觸疎窗，閃閃燈搖曳。空牀展轉重追想，雲雨夢，任欹枕難
繼，寸心萬緒，咫尺千里；好景良天，彼此空有相憐意，未有相憐計。

水頭歌調 丙辰中秋，歡飲達旦，大醉作此曲，兼懷子由③

蘇軾④

明月幾時有？把酒問青天。不知天上宮闕，今夕是何年？我欲乘風歸去，又恐瓊樓玉宇，高處不勝寒。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間？轉朱閣，低綺戶，照無眠。不應有恨，何事長向別時圓？人有悲歡離合，月有陰晴圓缺，此事古難全。但願人長久，千里共嬋娟。

破陣子 爲陳同甫賦壯詞以寄之

辛棄疾⑤

醉裏挑燈看劍，夢回吹角連營。八百里分麾下炙，五十絃翻塞外聲；沙場秋點兵。馬作的盧⑥飛快，弓如霹靂弦驚。了卻君王天下事，贏得生前身後名；可憐白髮生。

清平樂

黃庭堅⑦

春歸何處？寂寞無行路。若有人知春去處，喚取歸來同住。春無蹤跡誰知？除非問取黃鸝。百轉無人能解，因風吹過薔薇。

夜遊宮 記夢

陸游^⑧

雪曉清笳亂起！夢遊處不知何地。鐵騎無聲望似水。想關河、雁門西，青海際。睡覺寒燈裏，漏聲斷，月斜窗紙。自許封侯在萬里。有誰知，鬢雖殘，心未死？

注

① 婆羅門令，婆羅門令，贈妓。婆羅門古獅子國，東晉時通焉。唐西涼州楊敬述進婆羅門曲。

② 柳永，宋崇安人，字耆卿，初名三變。景祐進士官至屯田員外郎，世號柳屯田。善爲歌詞。教坊樂工，每有新腔，必求永爲詞，始行於世。永詞旖旎近情，使人易入。有樂章集。

③ 子由，卽蘇轍。

④ 蘇軾，見

第一冊第十六篇注^⑤。⑤ 辛棄疾，宋歷城人，字幼安，號稼軒居士。仕至龍圖閣待詔。棄疾雅善長

短句，縱橫慷慨，與蘇軾並稱。世號蘇辛。有稼軒詞，稼軒集。

⑥ 的盧，馬名，馬白額入口齒者，名曰輸雁，

一名的盧。奴乘客死，主乘棄市，凶馬也。但行飛快，非尋常馬可比。⑦ 黃庭堅，宋人，字魯直，號涪翁。登

進士，官至知宜州。庭堅文章天成，與張耒，晁補之，秦觀俱游蘇軾門，天下稱為四學士。而庭堅尤長於詩，世號蘇黃。自號山谷道人。有山谷內外集，別集，詩，簡尺，年譜。

⑧陸游，見第一册二十五篇注(一)。

三二 登樓賦①

王 粲②

登茲樓以四望兮，聊暇日以銷憂。覽斯宇之所處兮，實顯敞而寡仇。挾清潭

之通浦兮，倚曲沮之長洲。背墳衍之廣陸兮，臨皋隰之沃流。北彌陶③牧，西接昭丘；

④華實蔽野，黍稷盈疇。雖信美而非吾土兮，曾何足以少留？

遭紛濁而遷逝兮，漫踰紀以迄今。情眷眷而懷歸兮，孰憂思之可任？憑軒檻

以遙望兮，向北風而開襟。平原遠而極目兮，蔽荆山之高岑。路透迤而修迴兮，川

既漾而濟深。悲舊鄉之壅隔兮，涕橫墜而弗禁。昔尼父之在陳兮，有歸與之歎

音；⑤鍾儀幽而楚奏⑥兮，莊鳥顯而越⑦吟，人情同於懷土兮，豈窮達而異心？

惟日月之逾邁兮，俟河清其未極。冀王道之一平兮，假高衢而騁力。懼匏瓜之

徒懸^⑧兮，畏井渫之莫食。^⑨步棲遲以徙倚兮，白日忽其西匿；風蕭瑟而並興兮，天慘慘而無色；獸狂顧以求羣兮，鳥相鳴而舉翼；原野闕其無人兮，征夫行而未息；心悽愴以感發兮，意忉怛而慄慄。循階除而下降兮，氣交憤於胸臆；夜參半而不寐兮，悵盤桓以反側。

注

①登樓賦，盛弘之荊州記曰，當陽縣城樓，王仲宣登之而作賦。

②王粲，漢人，字仲宣，山陽

人。太祖辟爲右丞相，掾魏國建爲侍中卒。

③陶牧，荊州記曰：江陵縣西，有陶朱公冢。郊外曰牧。

④

昭丘，晉州圖記曰：當陽東南七十里，有楚昭王墓。登樓則見。所謂昭丘。

⑤尼父卽孔子。論語子在陳

曰歸歟！歸歟！

⑥左氏傳曰：晉侯觀于軍府，見鍾儀問曰：南冠而縶者誰也？有司對曰：鄭人所獻楚囚

也。使稅之問其族，對曰：伶人也。使與之琴，操南音。公曰：樂操土風，不忘舊也。

⑦史記曰：陳軫適楚，秦

惠王曰：子去寡人之楚，亦思寡人不？陳軫對曰：昔越人莊舄仕楚執圭，有頃而病。楚王曰：舄故越之鄙

細人也，今仕楚執珪富貴矣，亦思越不？對曰：凡人之思故，在其病也。彼思越，則越聲，不思越，則且楚聲，

人往聽之，猶尙越聲也。今臣雖棄逐之楚，豈能無秦聲者哉！

⑧論語子曰：吾豈匏瓜也哉，焉能繫而

不食。⑨周易曰：井渫不食，爲我心恻。

三三二 阿房宮賦①

杜牧②

六王畢，四海一。蜀山兀，阿房出，覆壓三百餘里，隔離天日。驪山北構而西折，直走咸陽；二川溶溶，流入宮牆。五步一樓，十步一閣，廊腰縵迴，簷牙高啄，各抱地勢，鉤心鬥角，盤盤焉，囷囷焉，蜂房水渦，蠹不知乎幾千萬落。長橋臥波，未雲何龍；複道行空，不霽何虹；高低冥迷，不知西東。歌臺暖響，春光融融。舞殿冷袖，風雨淒淒。一日之內，一宮之間，而氣候不齊。妃嬪媵嬙，王子皇孫，辭樓下殿，輦來於秦，朝歌夜絃，爲秦宮人。明星熒熒，開妝鏡也；綠雲擾擾，梳曉鬟也；渭流漲膩，棄脂水也；煙斜霧橫，焚椒蘭也；雷霆乍驚，宮車過也；輾轉遠聽，杳不知其所之也。一肌一容，盡態極妍，縵立遠視，而望幸焉；有不得見者，三十六年。燕趙之收藏，韓魏之經營，齊楚之精英，幾世幾年，剽掠其人，倚疊如山；一旦不能有，輸來其間，鼎鑪玉石，金

塊珠礫，棄擲邈迤，秦人視之，亦不甚惜。嗟乎！一人之心，千萬人之心也，秦愛紛奢，人亦念其家，奈何取之盡鎔銖，用之如泥沙；使負棟之柱，多於南畝之農夫；架梁之椽，多於機上之工女；釘頭磷磷，多於在庾之粟粒；瓦縫參差，多於周身之帛縷；直欄橫檻，多於九土之城郭；管絃嘔啞，多於市人之言語。使天下之人，不敢言而敢怒，獨夫之心，日益驕固。戍卒叫，函谷舉，楚人一炬，可憐焦土！嗚呼！滅六國者，六國也，非秦也；族秦者，秦也，非天下也。嗟乎！使六國各愛其人，則足以拒秦；秦復愛六國之人，則遞三世可至萬世而爲君，誰得而族滅也？秦人不暇自哀，而後人哀之；後人哀之而不鑑之，亦使後人而復哀後人也！

注 ①阿房宮，史記秦本紀：營作朝宮，渭南上林苑中，先作前殿阿房，東西五百步，南北五十丈，上可以坐萬人，下可以建五丈旗。成於秦始皇三十五年。②杜牧，見第一冊三十篇注（六）。

第八學程 教學舉要

一、目的：本學程以授予詞賦之體製及風格爲主旨。詞舉五代詞人及兩宋著名詞人之作品爲範例。

賦舉王粲之登樓賦爲古賦之範例，杜牧之阿房宮賦爲近體賦之範例。
二作法——詞賦。

(1) 詞：

(A) 詞之起源；

(B) 詞之體製；

(C) 詞之章法；

(D) 詞之字法句法；

(E) 詞之押韻法；

(2) 賦：

(A) 賦之源流；

(B) 賦之形式；

(C) 賦之內容；



（參長廬論文第六頁，龍沐勛中國韻文史下篇全，吳梅詞學通論，孫俚工中國文學通論中）
卷第二十五章至三十章。

三三三

上安州裴長史書

李 白^①

白言：天不言而四時行，地不言而百物生；白人焉，非天地，安得不言而知乎？敢剖心析肝，論舉身之事，便當談笑以明其心，而麤陳其大綱，一快憤懣，惟君侯察焉！
白家本金陵，世爲右姓^②。遭沮渠蒙遜之難^③，奔流咸秦。因官寓家，少長江漢；五歲誦六甲^④，十歲觀百家，軒轅以來，頗得聞矣。常橫經籍詩書，制作不倦，迄於今三十春矣。以爲士生則桑弧蓬矢，射於四方，故知大丈夫必有四方之志，乃仗劍去國，辭親遠遊：南窮蒼梧，東涉溟海，見鄉人相如大誇雲夢之事，云楚有七澤，遂來觀焉！而許相公^⑤家見招，妻以孫女，便憩蹟於此，至移三霜焉。曩昔東遊維陽，不逾一年，散金三十餘萬，有落魄公子，悉皆濟之，此則是白之輕財好施也。

又昔與蜀中友人吳指南同遊於楚，指南死於洞庭之上，白禫服慟哭，若喪天倫；炎日伏屍，泣盡而繼之以血；行路聞者，悉皆傷心，猛虎前臨，堅守不動，遂權殯於湖側，使之金陵。數年來觀，筋肉尚在；白雪泣持刃，躬申洗削，裹骨徒步，負之而趨；寢興持攜，無輟身手；遂丐貸營葬於鄂城之東。故鄉路遠，魂魄無主；禮以遷窆，式昭朋情；此則是白存交重義也。

又昔與逸人東巖子隱於岷山之陽，白巢居數年，不跡城市，養奇禽千計，呼皆就掌取食，了無驚猜。廣漢太守聞而異之，詣廬親覩，因舉二人以有道，並不起，此則白養高忘機不屈之跡也。

又前禮部尙書蘇公^④出爲益州長史，白於路中投刺，待以布衣之禮。因謂郡寮曰：『此子天才英麗，下筆不休，雖風力未成，且見專車之骨，若廣之以學，可以相如比肩也。』四海明識，具知此談。前此郡督馬公，朝野豪彥，一見盡禮，許爲奇才。因謂長史李京之曰：『諸人之文，猶山無煙霞，春無草樹；李白之文，清雄奔放，名章俊

語，絡驛間起，光明洞轍，句句動人。『此則故交元丹，親接斯議，若蘇馬二公愚人，復何足陳，儻賢賢也，白有可尙。』

夫唐虞之際，於斯爲盛，有婦人焉，九人而已。是知才難不可多得。白野人也，頗工於文，惟君侯顧之，無按劍也。伏惟君侯貴而且賢，鷹揚虎視，齒若編貝，膚如凝脂，昭昭乎若玉山上行，朗然映人；而高義重諾，名飛天京，四方諸侯，聞風暗許，倚劍慷慨，氣干虹霓；月費千金，日宴羣客，出躍駿馬，入羅紅顏，所在之處，賓客成市。故時人歌曰：『賓客何喧喧，日夜裴公門；願得裴公之一言，不須驅馬埒華軒。』白不知君侯何以得此聲於天壤之間，豈不由重諾好賢，謙以下士得也。而晚節改操，棲情翰林，天才超然，度越作者；屈佐鄖國，時惟清哉；稜威雄雄，下懼羣物。

白竊慕高義，已經十年，雲山間之，造謁無路。今也運會，得趨末塵；承顏接辭，八九度矣。常欲一雪心跡，崎嶇未便。何圖謗言忽生，衆口攢毀，將恐投杼下客，震於威嚴；然自明無辜，何憂悔吝。

孔子曰：『畏天命，畏大人，畏聖人之言。』過此三者，鬼神不害。若使事得其實，罪當其身，則將浴蘭沐芳，自屏於烹鮮之地，惟君侯死生不然，投山竄海，轉死溝壑，豈能明目張膽，託書自陳耶？

昔王東海^⑦問犯夜者曰：『何所從來。』答曰：『從師受學，不覺日晚。』王曰：『吾豈可鞭撻寧越以立威名！』想君侯通人，必不爾也。願君侯惠以大遇，洞開心顏，終乎前恩，再辱英眄，白必能使精誠動天，長虹貫日，直度易水，不以爲寒。若赫然振威，加以大怒，不許門下，逐之長途，白卽膝行於前，再拜而去，西入秦海^⑧，一觀國風，永辭君侯，黃鵠舉矣。^⑨何王公大人之門，不可以彈長劍乎？^⑩

注 ①李白，見第一册十九篇注(一)。 ②右姓，唐貞觀氏族志，凡第一等，則爲右姓。 ③白遠

祖李暠，曾爲沮渠蒙遜所滅，見晉書。 ④六甲，時日干支也。漢書：八歲入小學，學六甲五方書計之事。

卽指此。 ⑤許相公，卽許紹字嗣宗，本高陽人，梁末徙於周，因家於安陸，累官硤州刺史，封安樂郡公。

⑥蘇公，卽蘇頲，字廷碩。 ⑦王東海，卽王承，遷東海太守。 ⑧秦海，秦地也，古以秦地爲陸海，故謂

之秦海。

⑧田饒謂魯哀公曰：臣將去君，黃鵠舉矣。

⑨彈長劍，卽馮諼故事。

三四 答魏太子牋 ①

吳 質 ②

二月八日庚寅，臣質言：奉讀手命，追亡慮存，恩哀之隆，形於文墨，日月冉冉，歲不我與，昔侍左右，廁坐衆賢，出有微行之遊，入有管絃之權；置酒樂飲，賦詩稱壽，自謂可終始相保，並聘材力，效節明主。何意數年之間，死喪略盡，臣獨何德，以堪長久！陳徐劉應才學所著，誠如來命，惜其不遂，可爲痛切。凡此數子，於雍容侍從，實其人也。若乃邊境有虞，羣下鼎沸，軍書輻至，羽檄交馳，於彼諸賢，非其任也。往者孝武之世，文章爲盛，若東方朔枚皋之徒，不能持論，卽阮陳之儔也，其唯嚴助壽王與聞政事；③然皆不慎其身，善謀於國，卒以敗亡。臣竊恥之。至於司馬長卿，稱疾避事，以著書爲務，則徐生庶幾焉？而今各逝，已爲異物矣！後來君子，實可畏也。伏惟所天，優游典籍之場，休息篇章之囿，發言抗論，窮理盡微，搗藻下筆，鸞龍之文奮矣。雖年齊蕭

王，^④才實百之，此衆議所以歸高，遠近所以同聲。然年歲若墜，今質已四十二矣，白髮生鬢，所慮日深，實不復若平日之時也。但欲保身勅行，不踏有過之地，以爲知己之累耳！遊宴之歡，難可再遇，盛年一過，實不可追；臣幸得下愚之才，值風雲之會，時邁齒裁，^⑤猶欲觸匈奮首，展其割裂之用也。不勝悽悽，以來命備悉，故略陳至情，質死罪死罪。

注 ①魏略云：魏郡大疫，故太子與質書，質報之。

②吳質，字季重，濟陰人，以文才爲文帝所善。

爲朝歌長。官至振威將軍。文帝爲太子時，重答此牋也。

③嚴助與吾丘壽王均爲武帝所任用，後淮

南王朝，賂遺助，竟棄市。壽王後亦坐事誅。

④魏文書曰：吾德不及蕭王，年與之齊矣。蕭王指漢光武，

⑤邁，尙書曰：日月逾邁，杜預曰：七十曰耄也。

三五 謝滕王賚馬啓

庾信^①

某啓：奉教垂賚烏騮馬一匹，柳谷未開，翻逢紫鸞；臨源猶遠，忽見桃花；流電爭

光，浮雲連影。張敞①畫眉之暇，直走章臺；王濟②飲酒之歡，長驅金埒。謹啓。

謝王司封啓

王安石④

伏念安石孤窮之人，少失所恃。雖勉心竭力求以合於古人，而固陋顛蒙，動輒乖於時變。以此而遊於世，未嘗見恕於人。而自趨走下風，習聞餘教，感藉之禮，稱揚之私；忤嚴顏而不加犯上之誅，拂盛指而更以首公爲是。書文報答，騎從見臨，不以先進略後生，不以上官卑下吏。以至其去重煩送將，又調其行，使不留滯。爰初就職，甫爾踰旬，乖離雖新，感戀殊甚。伏惟順節自壽，副人所瞻。

與蘇先生簡

秦觀⑤

某頓首再拜：知府學士先生。比參寥至，奉十二月十二日所賜教，慰誨勤至，殆如服役，把玩彌日，如晤玉音，釋然不知窮困憔悴之去也。卽日伏惟尊候動止萬福。

某鄙陋，不能脂韋婉變；乖世俗之所好。比迫於衣食，彊勉萬一之遇；而寸長尺短，各有所施；鑿圓枘方，卒以不合。親戚游舊，無不憫其愚而笑之，此亦理之必然，無足嘆者。但以再世偏親，皆垂白；而田園之入，殆不足奉裘褐，共饘粥，犬馬之情，不能無悒悒！然亦命也，又將奚尤。惟先生不棄，而時賜之以書，使有以自慰，幸甚幸甚！窮冬末由侍坐，伏乞爲國自重，下慰輿情，不宣。某頓首再拜。

注

①庾信，北周人，字子山，小字蘭成。文藻豔麗，與徐陵齊名。時稱徐庾體。明帝武帝均好文學，

頗恩禮之。累遷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世稱庾開府。有庾開府集。

②張敞，漢平陽人，宣帝時爲

京兆尹，市無偷盜，然無威儀。走馬章臺界，自以便面拊馬。又爲婦畫眉。長安中傳張京兆眉嫵。上問之，

對曰：臣聞閨房之內，夫婦之私，有甚於畫眉者，上愛其能，弗責備。然終不得大位。③王濟，晉人，字武

子，少有逸才，風姿英爽，便弓馬，勇力絕人。濟善清言，修飾詞令，諷議將順，朝臣莫能上焉。後以白衣領

太僕。④王安石，見前二十一篇注（①）。⑤秦觀，宋高郵人，字少游，一字太虛。元祐初，軾以賢良方

正薦於朝，除太學博士。溢於文辭，軾視其文，稱之有屈宋才，有淮海集。世稱秦淮海。

三六 貽諸弟砥石命

舒元輿○

昔歲吾行吳江上，得亭長所貽劍，心知其不莽鹵；匣藏愛重，未曾褻視。今年秋在秦，無何發開，見慘翳積蝕，僅成死鐵。意慙身將利器，而使其不光明之如此！常緘求淬磨之心於胸中。數月後，因過岐山下，得片石，如淥水色，長不滿尺，闊厚半之，試以手磨，理甚膩，文甚密，吾意其異石，遂攜入城，問於切磋工。工以爲可爲砥；吾遂劍發之。初數日，浮埃薄落，未見快意；意工者相給，復就問之。工曰：『此石至細，故不能速利堅鐵，但積漸發之，未一月當見真貌。』歸如其言，果覩變化：蒼慘剝落，若青蛇退鱗，光勁一水，泳涵星斗，持之切金錢三十枚，皆無聲而斷，愈始得之利數十百倍。吾因歎以爲金剛首五材，及爲工人鑄爲器，復得首出利物，以剛質銳利，苟斲不砥礪，尙與鐵無以異；況質柔鈍，而又不能砥礪，當化爲糞土耳，又安得與死鐵倫齒耶？以此益知人之生於代，苟不病盲聾瘖啞，則五常之性全，性全則豺狼燕雀，

亦云異矣！而或公然忘棄礪名砥行之道，反用狂言放情爲事，蒙蒙外埃，積成垢惡，日不覺悟，以戕正性，賊天理；生前爲造化剩物，歿復與灰土俱委，此豈不爲辜負日月之光景耶！

吾常觀汝輩趣嚮，爾誠全得天性者，況夙能承順嚴訓，皆解甘心服食古聖人之道，知其必非雕缺道義，自埋於偷薄之倫者。然吾自干名在京城，兔魄已十九晦矣。知爾輩懼旨甘不繼，困於薪粟，日丐於他人之門，吾聞此益悲此身，使爾輩承順供養至此！亦益憂爾輩爲窮窶而斯須忘其節！爲苟得眩惑，而容易徇於人；爲投刺牽役，而造次惰其業；日夜憶念，心力全耗！且欲書此爲戒。又慮爾輩年未甚長成，不深諭解；今會鄂騎歸去，遂寘石於書函中，乃筆用砥之功，以寓往意；欲爾輩定持剛質，晝夜淬礪；使塵埃不得閒而入，爲吾守固窮之節，慎臨財之苟，積習肆之業，上不貽庭闈憂，次不貽手足痛，下不貽心意媿；欲三者三貽，祇在爾砥之而已，不關他人。若砥之不已。則嚮之所謂切金涵星之用，又甚瑣屑，安足以諭之。然吾固欲爾輩常置

砥於左右，造次顛沛必於是，思之亦古人韋絃銘座之義也。因書爲砥石命，以貽爾輩。兼刻辭於其側曰：

劍之鏗，砥之而光；人之名，砥之而揚。砥乎砥乎！爲吾之師乎？仲兮季兮，無墜吾命乎！

注 ①舒元興，唐東陽人，元和中第進士，洊遷御史中丞。夙善李訓，兼附鄭注。尋以本官同平章，事，詭謀謬算，日與訓比，遂同及甘露之禍。嘗爲牡丹賦，時稱其工。後文宗觀牡丹，憑闌誦賦，爲之泣下。

第九學程 教學舉要

一、目的：本學程廣續第一冊第九學程之主旨，授予書牘文之體製及作法。第三三篇爲上書之範例，第三四篇爲牋之範例，第三五篇有啓二簡一，第三六篇有命一，爲啓簡命三種體式之範例。

二作法——文法動詞。(三)

1 自動詞：

(A) 無，亡，毋，末，蔑，罔，靡，莫，非，等，無義諸字；

(B) 猶，由，等猶義諸字。

(2) 助動詞：

可，能，克，任，足，得，當，宜，合，容，庸，須，至，將，敢，忍，屑，肯，見，所，遑，暇，等。

(參馬氏文通卷四，四之四，楊樹達高等國文法第四章甲之(7)(8)章士釗中等國
文典，第四章第一節。)

校	學	官	軍	軍	空
館	書	圖	班	級	初
章	之	書	圖		

中華民國二十四年五月初版

(47064·1B)

高級中學用

復興國文課本六册

第二册定價大洋伍角

外埠酌加運費匯費

編著者

何炳松
孫良工

主編兼
發行人

王雲五
上海河南路

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河南路

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及各埠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C二七一(五)

(本書校對者印頌文)

國家圖書館



004759647



復高中國文課本第

.8
3

籍